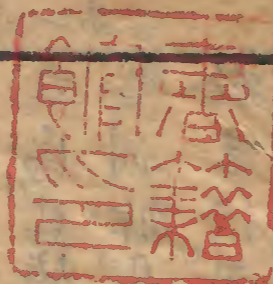




周易會通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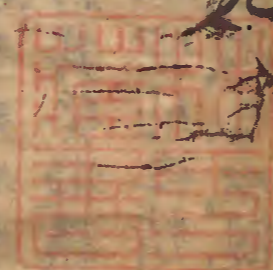


繫辭總

經釋曰大哉乎大傳是天人貞一之統也二傳之首原天地之知

能一神明之德而贊其易簡易簡者天地之至德也確然隤然貞  
一為觀以知始而作成卦以象此爻以效此而聖人之知能出焉

上卷自通 卷九



淺草文庫

繆昌期當時甫閱

熊秉鑑元明甫

程策猷可甫訂

汪邦柱砥之甫

江棟楚餘甫全輯

一傳俱  
自尾簡  
言易簡  
可見易  
道一易  
簡盡之  
但上傳  
永章言  
德行德  
行即易  
間也下  
傳首章  
又言一  
亦易  
簡也

進而本諸天也。二傳之終極卦爻之法象，盡變通之利，而歸之德。行德行者，聖人之易簡也。至健至順，知險知阻，以神明而默成象。卦所象效，爻所效而天地之至德存焉。反而約之身也。又曰：天地之道，貞夫一。聖人之德，以致一。貳者，疑之易也者，明天道察民故。因貳以濟其行，反之使貞於一者也。貞於一而道矣，乃其贊卦爻也。廣大準乎天地，德業效於聖人至矣。而約之君子之擬議易體，立焉。其贊著策也，本天地之數，極深幾之神，又至矣。而通之日用之酬酢，易用行焉。其發擬議變化之端，要何思何慮之則，惟樞機於言行，司契於人心，約之精義，約之利用，約之畏慎，謙密研幾而時動也，以致一也。此可以觀德行矣。

名相  
百尾互  
應後學  
無此易  
傳無餘  
蓋矣

程啟承曰：作易以道陰陽成變化，是聖人前民本旨，而實非聖人杜撰之書也。乾坤變化之理，先見於天地而妙於自然。自然者，易簡是已。在天地為無心之造化，在人為率性之知能。成位天地，惟其易簡理得也。而此理之得失分，則吉凶悔吝之途異矣。聖人觀象係詞，係此者也。而象因乎變，妙於動，即為道。分三極而合之，惟一天詞判吉凶悔吝，而君子體之，惟一吉。得此一者，易簡之功也。出乎易簡，便入於險阻。故詞有險有易，豈別有指耶？無非教人憂悔吝，震无咎以趨易避險云耳。固知易之道盡於易簡，準於天地而用於聖人。聖人以易而知故，合天地而無不知，以簡而能故，與天地合而無不能。範圍也，曲成也，通知也，聖心之神易以

上卷  
卷九

易道故自神易而能彌綸天地也。夫彌綸天地之道何道乎。一陰一陽之道也。无體之易乃從陰陽生而名易。无方之神乃從陰陽不測而名神。洵矣易為道陰陽之書廣大而易簡者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易其至矣乎。豈非聖人之所以德崇業廣者乎。存之於心則道義之門也。擬議之於言動則變化之成也。而變化之道何以知之。觀天地之圖數知之也。聖人衍天地之數於尸而致天地之用於人。故尸數之變化无窮。而天下之能事已畢。酬酢祐神即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而易道之所以神。則聖心之神為之也。易其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而神通志成務之用者耶。向非卒之乎。洗心之神知。何以明天

道而察民故。何以興神物而前民用。而所謂立象設卦係詞變通鼓舞誨之功乎。故曰此聖心之神為之神。盡則吉凶與民同患之意。盡而會其意。得其神。是在神明默成者耳。夫神明默成知變化者也。即能成變化而无庸擬議者也。所謂易簡理得。斯其人乎。吾固謂易道只一易。簡盡之。故下傳復原象爻以論吉凶而歸之於貞一。一即易簡之謂也。象像此爻效此。此外別無造化功業。別無神明物情。別無通變神化。亦別無所謂吉凶悔吝而辨君子小人。之淑慝者。貞于理之一。而不容二也。是故戒慎之一。致故也。豈獨屈伸感應之致一。而動靜一也。小大一也。安危一也。微顯損益亦一也。小人失此一。如困三鼎四噬嗑初上均凶之屬也。君子得

此一。如射隼苞桑知幾而復損一而益均吉之屬也。乃知聖人作易後天不若先天之無言者曷故哉。懼衰世之民不明于理之一。而其心貳其行罔濟不得已剖吉凶報失得。今不懼於憂患云耳。是故九卦皆處憂患之道也。道之屢遷又以明憂患之故懼人心也。而統一卦之時物則是非辨而吉凶決。無六爻之變動則當否異而吉凶生。大哉易道未有危不平易不傾者。此何莫非懼人以終始而免人於凶咎乎。總之聖心本易簡以知險阻。知以理之一也。係爻彖以決吉凶。情遷雖不一而究歸於理之一也。其惟辭寡者乎。斯之吉人。即前所謂默成其人而易簡理得者乎。嘗總為之說曰。察勿坤簡。天地之所以成化也。是天地之易也。亦聖人之所以成象爻也。是聖人之易也。易簡而理得。聖人即天地也。易簡而知險阻。則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之得以與能也。係詞二傳以易簡始。以易簡終。嗚呼盡之矣。

上繫

天尊全旨 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體易之要道也。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于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于卦爻之中。然而天地與易。總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易道盡于乾坤。乾坤盡于易簡。君子之體易簡。正體易之實功也。

開口說  
天地乾  
坤未言  
禘乾坤  
禘參天  
禘前後  
禘應

程猷可曰通章以易之乾坤為主歸重易簡上。夫子係詞開口便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見得有天地而卑高動靜方物象形種。悉具有乾坤而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亦種。悉具是乾坤所在即天地所在也。未有易先而理在天地既有易後而理在易矣。而總根于自然之易簡非有所安排造作也。天地所以生成者此易簡也。易之所以摩盪者此易簡也。聖賢所以崇德廣業者亦此易簡也。此易簡而與乾坤合則其德即天地之德業即天地之業而成位乎中矣。總是論易書之作無非發明乾坤之理要人為聖賢以與天地參耳。此章俱就先天之易言故曰易簡何也。一部易書只是剛柔二画摩盪而成何等易簡。故夫子剔出易簡以示人

而末節成位乎中分明是指羲皇作易之聖人李氏曰前四節先言天地具乎易理繼言易理見于天地以見易書之易即天地之易。後四節言乾坤分見之理及聖賢無体之學以見天地之易即人身之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之為書聖人所作也非聖人私智所為也天地間原有易理聖人因而摹寫之耳且觀易于摩盪之後有乾坤矣貴賤矣剛柔矣吉凶與變化矣然乾坤豈自易始哉天以純陽位上而處尊地以純陰類下而處卑一健一順已有乾坤之實矣乾坤不

先易定乎自是有貴與賤非位于易也地與萬物之卑者陳于下天與萬物之高者陳于上則易中卦爻列于上為貴列于下為賤者已位此矣有剛與柔非斷于易也天與凡物之陽者性常主動地與凡物之陰者性常主靜則易中卦爻陽動稱剛陰靜稱柔者已斷此矣吉凶辨于詞豈始于詞哉觀于事之一念向善而眾善咸集一念向惡而眾惡皆歸以類而聚人之善與善交不入惡黨惡與惡交不與善謀以群而分聚分而善必吉易之順理而吉也聚分而惡必凶易之逆理而凶也吉凶不已生乎變化起于著豈始于著哉觀于日月之升沉星辰之顯晦在天成昭回之象山川之流峙動植之榮枯在地成經緯之形

象形之陽化陰者著策之陽窮于九化為少陰之八也象形之陰變陽者著策之陰窮於六變為少陽之七也變化不已見乎造化有自然之易如此

豈以首句作一段或如陸說俱

此夫子從有易後追論蚤前原有易如此鄭氏曰通節重乾坤二字若貴賤剛柔變化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吉凶二字外未嘗有是名目皆夫子彖傳象傳標出蓋六十四卦總是一箇乾坤而此乃其中所具之物件不可以貴賤等與乾坤並列也陸庸成曰乾坤之于易為門為緼是剛柔變化所包含而從出者也故乾坤定乃列貴賤之位此位非剛即柔斷不相混故辭各指其所之而吉凶生焉總之剛柔變化其間假令變化不可見則乾坤

或幾乎息矣。此之易理原在天地。俟聖人仰觀俯察而得之耳。句  
句有陰陽字。

天地重健順，不重尊卑，恐碍下卑高也。卑高無天地人物，陳者  
鋪列有等級也。位者，以次相序，自不容紊也。貴賤無內外，垂承言  
凡剛必動，凡柔必靜，常者常性也。對變言，動而無常則易衰，不  
得為剛靜而無常則易躁，不得為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斷然不相  
雜，乃為不已之德。置陰陽言剛柔者，質可見，氣不可見也。方嚮  
也，物入也，方即物情之效，其動物即方向之成其品也。吉凶本善  
惡而生，所聚善惡之漸積也。所分善惡之異黨也。蘓子瞻曰：方本  
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于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

在字看  
得活

或以變  
屬象化  
屬形

之生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于  
相形也。象者，乾道之流行，故屬天形；坤道之結實，故屬地象。  
形即變化所在，且象形各自有變化，非合象形而為變化也。易述  
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耳。其實  
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于上也。形者，象之體質，晉于下也。張氏曰：  
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假若日月無往來，星辰無顯晦，山川無  
伏。潮汐人物无老壯榮枯，則滯而不通，造化幾乎息矣。故日月星  
辰山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也。其往來顯晦榮伏老壯榮  
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所以成也。變化見則天地之妙用  
顯矣。



剛柔即  
乾坤體  
質效天  
地之能  
一部易  
書皆此  
變化耳

吳因之曰首節不是昼前之易只是造化即易意故易一作而造  
化之象形无不具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  
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是故聖人因之以作易焉見天地間只陰陽兩端而萬事萬物  
之理莫不悉備画一奇以象陽画一偶以象陰剛柔立矣由是

剛摩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剛而生太陰少陽兩相摩為四矣  
太陽與少陰相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相摩而生巽坎

艮坤四相摩為八矣是之謂剛柔相摩易之小成也由是以乾  
兌離震為主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乾至復三十二之陽身之

矣以巽坎艮坤為主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姤至坤三十二之  
陰卦立矣是之謂八卦相盪易之大成也至此則易道大備而

凡乾坤也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也無不具其中矣則夫造化  
所在何非易理之著見乎但見天地間雷霆之鼓舞也風雨之

潤澤也日月推遷寒暑代謝也孰非是陰陽之變化生人生物  
哉由是陽而律者乾道乾道所成則男為陰而順者坤道坤

道所成則女為而陰陽之變化滿盈于天地之間皆易理之變  
化呈現于天地之間也至此則易書造化相為流通信乎易非

聖人之強作矣。  
是故節聖人作易之事指橫圖言摩以相生言兩物相摩也盪以

相交言不止于兩也。伏羲畫卦時就他一上加二，却象似摩以一  
交八却象似盪此形容字眼非真摩盪也。摩在八卦未成之先盪  
在八卦已成之後摩盪即變化也。項卿曰：看來天地原只一乾坤。  
乾坤原只一變化。此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一  
剛柔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摩而斯有八卦，有八卦也不  
能不相盪相盪而斯有六十四卦。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  
化之妙用。易何嘗外于乾坤哉。紀聞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  
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後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  
流行之陰陽，交易之用也。

鼓之二節言既作易之後見宇宙之間徹上徹下，俱是易理。非徒  
化在易之說也。但時說皆以成象成形平對，殊非書脈。且乾道坤  
道此二句已含易簡一章。鑰處宜一直說下。謂天地間千變萬  
化，搃不外此陰陽。易書摩盪之後，凡宇宙鼓者潤者運行推遷，无  
非是理之流形。生人物之散殊如此說，方得書脈。鼓之四句在  
造化上說，不宜著物。二之字輕，一者循環不窮之謂。寒暑句根日  
月來亦可。吳氏曰：震為雷，離為電，震即雷也，巽為風，坎為雨，休  
羲圓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  
以風雨也。風不能潤風而雨故云言潤離為日，坎為月。艮山在西  
北嚴凝之方為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為暑。左離次以兌者日  
之運行而為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為寒也。曰鼓曰潤

曰運行曰一寒一暑此正摩盪之妙

乾道節乾坤當陰陽看男女舊說兼人物言有單指人言者更與易簡之旨相合蓋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業所由成也 蘓氏曰玩二道字二成字則人之道一天地之道會易理而配天地者非人其誰 姚承菴曰在人形質為男女德性為易簡夫子要人形質上識有易簡之理故先成男成女隨說知始作為易簡云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然是乾坤之道最廣大又最要約以分見于天地者言之彼乾天也有父道焉不特成男而已氣始其形理始其性盡男女皆主宰而資始之也乾其知大始乎坤地也有母道焉不特成女而已氣成其形理成其性盡男女皆作養而成就之也坤其作成物乎于始物可以觀知盡物始之若甚難矣不知乾健而動者也即其所知氣至遂著理行遂通蓋物始之不必物經營之也何易如之要之乾之所以成位者惟此易而已于成物可以觀能盡物成之若甚煩矣不知坤順而靜者也凡其所能皆因天之氣固物之形因天之理全物之性蓋物成之不必物創造之也何簡如之要之坤之成位者惟此簡而已

此乾坤當天地者易簡在氣概上看不可不著物

言乾坤之理以起下文無体之意不復主易言也重下節易知簡能正見天地德業之盛成位于上下處

(一)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然兼而体之存乎人焉彼易簡者吾與天下同為良知同為良能也誠能法乾易以存心而克去艱險則明白坦夷盡人皆可知矣法坤簡以處事而謝絕紛擾則徑直要約盡人皆可能矣知則我以是存心人亦以是存心凡天下以心相信者皆也惟易從則我以是成能人亦以是成能凡天下力于為

善者皆吾功也。有親則因信從之衆其精神更无古今矣。不可久乎。有功則因倡率之廣其作用直滿宇宙矣。不可大乎。可久則其德日新之盛德是賢人之德也。可大則其業富有之大業是賢人之業也。德業至于賢人而吾之易簡一乾坤自然之易簡矣。天下之理有不得乎。至于天下之理得將見天以易始物成位乎上地以簡成物成位乎下吾以易簡体物成位乎中何愧哉。可見易書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即吾身之理。人當求易理于天地。又當求易理于吾身。

陸氏曰。知始作成。天地之大業也。易知簡能。天地之盛德也。夫變化之內。而易簡之精窺焉。乃知人之良知一易也。良能一簡

也。法乾坤者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惟易簡在聖人故凡乾坤之所始而作成者莫非聖人所密藏如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方物舉變之化者一以貫之矣。夫是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作易以與天地準非成位乎中者孰能與于此哉。

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上有乾坤此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蓋人自有生來易簡之妙合下稟受所謂良知良能是也。此良知良能何人不可知何人不可能只因自生情識所以生出无限艱難險阻耳。故從易知易從說起直說到有親有功可大可久无非形容易簡之妙以易知三句為主下數句逐一數出非有先後俱是本

体脩証工夫不是向外尋討者。天下事不可一毫著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只是主乎理而不著一念。簡只是循乎理而不著一力。易知易從俱著已言且慢說人知人從能易簡就是易知易從。惟易知易從方是易簡非謂易簡了然後易知易從也。易知即是親謂天下本然之情與我常相通非人來附我之謂也。易從即是功謂天下當然之事與我常相合非人來助我之謂也。又即至誠无息之久萬古一日良知之本體如是耳。大即善與人同之大成不獨成良能之分量如是耳。程氏曰本義云有親則一于内何也。蓋易知之心既與天下共知則一而不二其精神更无古今當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當時而在也。千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

何等直  
截不必  
如時說  
泥賢字  
下節易  
簡又多  
一翻工  
天轉出  
聖以未

后世而在也。所謂堯舜其心至今在者。故曰可久。若說因人之信而自信益堅。則遜世不知將自悔乎。賢人猶言過人。若說賢而未聖。則可大。可久之外。豈復有加乎。体易工夫已到極處。下節再无工夫。故直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足上之辭。未節易簡即與乾坤易簡合一了。天下二字重。曰天下之理便是充滿世界之道理。亦是天下公共之道理。然皆性分所有的。本是現成。惟易簡則卑者高者。動者靜者。類聚者群分者。成象成形者。萬有不叵之理。无不收拾盡矣。得字最要。理會在我之理。即是天下之理。更无兩樣。成位乎中者。成人之位乎天地之中也。夫生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如此方能成人之位。而人應于天與天地

並立為三。不必說到贊襄處。其中云者承乾坤之理。應天尊地卑而言也。

聖人設卦全旨

程氏曰。上章言先天之易。原始于剛柔摩盪而

歸諸易簡之理。至論聖人体易而不言工夫。曰久。大德業。曰理得成位。亦從先天論也。此章言後天之易。究析于詞占象變而歸諸三極之道。至論君子學易而不廢工夫。曰居安樂玩。曰言無不利。亦從後天論也。張彥陵曰。上章言聖人之昼卦。此章言聖人之繫辭。然辭實不外于象。實不外于道。象之所在即道也。聖人之辭全是借象以顯道。之所在即天也。君子學易全要得道而合天。從象字剔出一道字。從道字提出一天字。見君子與天合一。方

完學易工夫。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伏羲畫卦吉凶之理固默示其微矣然有畫無文民用弗彰周文聖人于是取先天六十四卦而布列焉統觀卦象則時有消息而係彖詞以明一卦之吉凶析觀爻象則位有當否而係爻詞以明一爻之吉凶則易道大備而利用彰矣然所以觀象係辭果何本哉蓋辭固因象而係象又因變而著也卦爻之奇者為剛進之極則柔推夫剛而陽化為陰化所由生也卦爻之偶者為柔退之極則剛推夫柔而陰變為陽變所由生也是其變化之間消息當否无不具焉所謂吉凶已寓此矣觀象

係辭非本此哉

上言辭所以作辭作而占在其中下言變所以生變生而象在其中。

聖人節要發出吉凶得辭而明意妙在觀字觀是周文心印義皇之易處作易之事全在此節。

剛柔節是原觀象繫辭之由相推要發出活動的意思與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又自不同推是自內推外非有兩物對待而相推也如陽窮于九自然有箇八隨後而來陰窮于六自然有箇七隨後而來如推出來一般相推即是變化原无兩曾朱子曰陽化為陰只是恁地消縮去故曰化陰變為陽其勢浸長漸有頭面故曰

變

胡氏曰易之道不外辭占象變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而明吉凶變化變也變由象而出故曰相推而生變化要知剛柔相推之時或當位或失位而言凶悔吝之源正起于此聖人所觀此也聖人所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係于詞而其原實起於變

○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夫辭占象變具而易道備矣天下之理有不模寫于其中乎是故辭之吉者即人事惠迪而得之象也辭之凶者即人事從違

而失之象也辭有自凶趨吉之悔即既失而困衡憂之象也辭有自吉向凶之吝即既得而安肆虞之象也象變之中柔變

趨剛者即造化退極而進消而復息之象也剛化趨柔者即造化進極而退息而復消之象也既變而剛即陽明用事昼之象也既化而柔即陰晦用事夜之象也至若剛柔變化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九六迭用所謂動也其三極之道乎蓋三才各一太極而太極各無陰陽動于初二即地道之剛柔交錯也動于三四即人道之仁義並行也動于五六即天道之陰陽迭運也易理無該固如此

二節時說以辭占申上觀象繫辭象乎人事象變申上剛柔變化



觀者得道

上學會通 卷九

十五

象乎造化者。來不必分頂。只云詞占象變具。而天下之理悉備其中。總見易之至精至實。而不可不學也。故下文即接以君子學易之事。是故二字貫下二節。象非相似。乃形象之象。凡人行事逆理而失。則凶順理而得。則吉。困心衡慮。則能自訟。而悔安。意肆志則必召辱。而吝虞安也。憂虞分貼。方明白。朱子曰。悔吝是吉凶。交互處。悔者吉之漸。吝者凶之端。且吉凶悔吝四者循環。悔便吉。吉便吝。吝便凶。又悔正如剛柔變化。剛而化。便是柔。而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

變化節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進退者造化之消息。晝夜者造化之幽明。六爻之動。只以九六為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為剛柔。動即變化也。三極之道。亦只一動。故以六爻之動為道。非以六爻為三極也。象滯而不神。道則變動不拘。動即道也。道即極也。極一而分布于天地人。為三。故曰三極。蒙引曰。語道。俾謂之太極。語太極。流行則謂之道。易有太極。推原于卦爻未生之先。此言三極之道。推究于卦爻已動之後。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君子可不學乎。是故自之所處。有為持循之地。而安適不變者。則在易之序焉。卦爻之中。剛柔往來。陰陽消息。莫不有當然次。

上學會通 卷九

十六

第足為居身準也。居安在此，則一身皆易矣。心之所寓，有為悅絳之真，而沉潜玩味者，則在爻之詞焉。蓋爻之詞，假象明理，稽實待虛，莫不有精蘊旁通，足為悅心資也。樂玩在此，則一心皆易矣。然豈以動靜間其功乎？是故靜而未卜筮也，則觀其得失，憂虞之象，而玩其吉凶悔吝之詞，固居安樂玩矣。動而已卜筮也，則觀其剛柔相推之變，而玩其吉凶所決之占，亦居安樂玩也。蓋易之理，即天之理，動靜合乎易，則合乎天，是以自天祐之，居無不安，動無不順，不亦吉而无不利哉。

孫賓菴曰：聖人因變以觀象，因象以係詞，不惟盡造化人事之形，容抑且具三極大中之至理，而易誠不可以不學矣。是故君子所

安樂  
死據見  
心說言  
君子之  
也其工  
則之詳  
眾在觀  
眾玩詞  
明度玩

居而安者，在剛柔變化之易序，所樂而玩者在吉凶悔吝之爻詞，其躬行心得，只是一箇易理。居安樂玩，不是君子去居而安樂，而玩也。上文說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則此卦爻之序列，分明三極之道之昭。陳此卦爻之係詞，分明三極之道之闡發。次第燦然，義理瑩然，足為君子之居安樂玩耳。故君子居則云云，動息于斯而不能舍也。吳因之曰：居安亦非墨守之謂，只是左來右去，千翻萬覆，凡事循理，得恰當，不泥定卦爻之迹，而運用精髓處，渾是卦爻所著當然之次第，究竟亦無他道時而已矣。爻詞雖不如彖詞之約，却一爻自有一義，一事自為一理，其員轉推移周流活潑處，不啻烟雲過目，頃刻萬狀，蓋易道趨時，而趨時之教，尤盡洩于

六畫若以隨時從道之心思潛思暗想真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故曰樂而玩者爻之詞居斯安匪安不成居矣樂斯玩匪玩不成樂矣

末節象辭變占不可平辭占即在象變內象變即易之序未筮為

象既筮為變辭占即易之辭未筮為詞既筮為占 胡雲峰曰象

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

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无非易

即无非天故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間人在大化中

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

天只有 吉利一 途易之 凶悔吝 亦要人 觀到吉 和慮故 必吉利 乃見學 易達天

海客此獨言吉一者蓋學易之後自無凶悔吝也無凶悔吝即吉

也

蘓氏曰君子身與道俱即與易之序俱而忘其為象心與道契即

與易之詞契而忘其為言曰觀象曰觀變非徒觀也觀此道也曰

玩詞曰玩占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于道則三極自我立而天

且弗違矣 陸庸成曰三極分之則三合之一天也易著之有吉

凶君子体之惟吉也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彖者言乎章全旨 首章以画卦言有望于賢人之體易前章以

繫詞言有望于君子之學易此章則合卦爻詞而言其通例泛示

衆人之用易也

程氏曰通章重詞是統言卦爻之詞之通例也彖詞言乎象爻詞

詞即卦  
爻之詞  
只重詞  
論談卦  
不可  
分三項

言乎變自吉凶悔吝无咎之詞係而卦爻之精蘊闡矣要之聖人  
係詞其言吉凶其辨其憂人最深其震動人最切其指人以所之  
之路最明無非欲人謹其介而防之于初知所悔而改之于後所  
之者向易不向險向吉不向凶而歸于无咎耳此卦爻之詞之通  
例也係詞之功大矣其實辨吉凶一句足以槩此章之旨指其所  
之即辨之以示人處而憂悔吝震无咎無非吉凶與民同患意也  
吳因之曰言象言變言失得言小疵善補過猶是易書平易通  
達之教至憂悔震无咎則聖人所以潛移天下默奪人心尤開物  
成務之至妙而用意之最深者通章非徒叙列通例全要發出聖  
人憂世覺民之心自其所示曰言自其所示之包含處田存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  
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先天立象意已盡矣何文周二聖又繫詞以盡其言无非覺民  
意也彼文王繫彖果何言乎言乎全体之象也周公繫爻果何  
言乎言乎一節之變也彖爻詞有吉凶者蓋言象變中有時  
之消位之不當為失則凶也有時之息位之當為得則吉  
也又有悔吝者蓋言象變中有向于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則內  
生怨艾而成悔也向于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內啓尤釁而成  
吝也又有无咎者蓋因象變時窮位極不免有過矣于窮極之  
中求其一節之變通卒能因位轉移隨時斡旋而善補也

二

卷九

一

首節須把義皇登卦說起方與卦有小大相應姚鳳梧曰聖人觀象而係彖詞故彖以言乎象者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象乎物之宜者也聖人觀變而係爻詞故爻以言乎變者隱顯貴賤當否比應之殊趨乎時之變者也彖非无變但在全体无渾淪明白故專以象歸之爻非无象但在逐節隨時可見故專以變歸之

吉凶節吉凶悔吝无咎即上文卦爻詞所言者第上分言此合言其有失得小疵善補者以時位才力之不同耳即所謂象與變也吉凶者失得已定悔吝者失得未成猶可改也故曰小疵至于善補過而无咎則有得无失矣善字極重人既有過即如垂有瑕疵衣有破碎非磨泮極工則瑕疵未淨非彌縫極巧則破碎之痕尚在不得謂之善補善補者反之早救之力委曲圖回過而復于無過完全方謂之善補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是故爻有貴賤易列之而以次分布者則存乎六爻之位焉統言之外貴內賤也析言之乘貴承賤也象有小大易齊之而以類分定者則存乎六十四卦焉陽為主者其道公而大陰為主者其道私而小也夫貴賤與小大雜陳則有失得之報而吉凶生矣易辨之而使知趨避者則存乎詞焉卦之詞失得著于全

休爻之詞失得著于一節觀之而吉凶居然知矣然吉凶未判之先易嘗于悔吝戚然憂焉果何存乎存乎介也蓋介者易中陰陽消息之間即人心理欲之分于此憂之則必過欲存理悔吝免矣吉凶已成之後易嘗于无咎惕然震焉果何存乎存乎悔也蓋悔者易窮則變之机即良心萌動之関于此震之則必舍舊圖新咎可免矣

列非是  
厚非是  
人去列  
云云乃  
易自列  
云云也  
貴賤小  
大吉凶  
及介與  
悔即著

二節舊說相承以位申變以卦申象吉凶悔吝无咎各申上文亦是但此章專重辭上列貴賤二句只是引起下三句見得有卦爻斷不可无辭以辨吉凶耳易辭總為辨吉凶憂悔吝震无咎正辨吉凶之幾處无非欲人有吉而无凶也 貴賤以內外承乘分小

大以陰陽分此名分不容混淆者吉凶所由生也但其理未著辨別之者必待明而後明憂危懼也介者理欲之分途震驚動也悔者良心之省覺介在事前悔在事後 易凡言无悔吝即寓介之意言无咎即寓悔之意憂盱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也憂即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其臨之无咎存乎憂而悔也震頻復之无咎存乎厲而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合而言之卦分陰陽有小大矣詞別吉凶悔吝无咎有險易矣然詞所以險易者亦隨卦之所向耳蓋小卦之情其道私其類隱所處有從欲之危是以不向于失則向于小疵而凶悔吝之

詞隨之矣。大卦之情其道公，其類淑，所處有順理之裕，是以不  
向于得，則向于補，過而吉无咎之易詞隨之矣。詞與卦豈有二  
哉。卦文詞之通例無餘蘊矣。

此節摠言詞出于卦正，所謂彖言乎象也，而又可推矣。卦有大  
小好卦便是大，不好卦便是小，如復如太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  
好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卦。詞有險易，大卦詞易，小  
卦詞險，如休復吉之詞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之詞自是險。楊  
誠齋曰：讀謙復之詞者如行夷途，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  
氣象之和樂也。其詞夷易而指人以所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  
詞者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詞艱險而

指人以所之，失且凶也。所向處是情，有險易，故詞亦隨之。  
不要說所向有大小，大卦詞未必皆易，小卦詞未必皆險，此只是  
大槩說耳。吳因之曰：此見聖人係詞无非示人之向往，當由乎  
易而不可入于險也。不險其詞則使天下懈怠而无震攝之心，不  
易其詞則使天下危疑而无自全之策，險易自當兩存而不廢。故  
曰：詞也者各指其所之。項卿曰：大之不能不易，小之不能不險。  
此理有自然，事有必至，是之謂之也。詞惟各指其所之，則趨避者  
有定準，就理者无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欺以邪徑，信  
有易地而不惑以險途者，全在于此。

易與天地章全旨

陸庸成曰：前三章画卦係詞則易之事備矣。

統一指  
字見聖  
人覺民  
之意

故此章與下章俱是贊易。此章曰天地之道。下章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曰神無方。下曰不測之謂神。此曰易無体。下曰生之謂易。但下章用謂字以別之。似別為一章也。此章看數故字。下章看數謂字。道統神易而得。名神則兩者一之。易則一者兩之。此三字又二章之目也。彌綸天地之道是綱。下三節至昼夜之道而知。總是彌綸處。故每節必首天地字。曰天文地理曰天地相似。曰範圍天地。其生死鬼神知仁化育流行皆具之。天地者也。道即天地之道。通知即彌綸者而會通之也。此句是聖人用易小結。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是通章贊道之大結。正見所以與天地準也。程敬承曰：易與天地準。于聖人用易處見得。聖人用易以窮理盡

看篇知三句與

性至命亦是一套事。窮理處即是盡性。盡性處即是至命。不必既把理性命三字牽纏。要說得渾融活潑。窮理者求天地之道于萬殊。盡性者會天地之道于一本。至命則裁成輔相而天地之道自我立矣。蘓氏曰：首節是知天地。次節是似天地。末節言天地之造化在我。固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此所謂彌綸也。要之三節亦自貫串。與天地相似。承上文來。知之明則体之至也。知仁合一。猶天地之動靜始終聚散合一也。道至此則何不可範圍曲成。通知乎。通知是渾融為一之意。非漫曰兼之而已。故贊之以神无方。易无体。其曰用易者。聖人一身无非易。猶易為体而聖人為之用。非必用易書而後能爾也。

聯絡妙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天地一陰陽也。易之作以道陰陽也。不與天地準乎。故統觀其外。則兼陰兼陽。有以彌之。而全体无遺。析觀其內。則分陰分陽。有以綸之。而條理不紊。惟準之故。能彌綸焉。然則理性命无不畢具。而待聖人之用者。在是矣。

天地之道。即下文幽明死生鬼神仁知與夫天地化育萬物生成不外此陰陽也。準者準其道也。彌包綸外綸在彌中舉理性命无不包羅。而其中一一脉絡不紊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彌綸二字不平

以聖人用易窮理者言之。幽明者陰陽之顯晦。而所以然之故者。理也。人知聖人知其故矣。不知聖人以易之理。仰觀經緯之天文。俯察一定之地理。則知天文之夜與下。地理之北與深。幽也。所以幽者陽變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明也。所以明者陰變陽也。幽明之故。以易而知之矣。死生者陰陽之聚散。而其說之難明者。理也。人知聖人知其說矣。不知聖人以易之理。推原人物之所以始。反觀人物之所以終。則知始之生者。氣化之疑。陰變陽也。終之死者。氣化之盡。陽變陰也。死生之說。以易而知之矣。鬼神者陰陽之屈伸。而其情狀之妙。不可知者。理也。人知聖人知其情狀矣。不知聖人以易之理。究其陰精陽

氣聚為有象而成物。魂遊魄降，散入無形，而為變則知精氣之聚。乃造化自无而有神之來而伸也。陰變陽也。遊魂之變，乃造化自有而无鬼之往而屈也。陽變陰也。鬼神之情狀，以易而知之矣。易固聖人窮理之書也。

惟天地之道彌綸于易。故聖人以易証之。天地間見得易道透徹，故于天地間更无障蔽。如此幽明死生鬼神，不離陰陽。曰故曰說曰情狀，不離陰陽變化。鄭氏曰：聖人以陰陽之理觀察原反推究乎文理，始終精魄之際，因見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總一陰陽而有以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而体蹈之，則天地之道彌綸于聖人之一身，而與之相似不遠矣。三知止是一知。幽明死生鬼神一

物也。特天地間有此名色，隨在言耳。若論其實，則知幽明一句便

句要  
見用易  
意後傲  
此舉幽  
獨舉幽  
明死生  
鬼神言  
者以此

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文易見，故可觀理。難知，故用察。幽即天上地下之不可得覩者也。明即天地萬物陳列于耳目者也。始以未生之前言，終以既死之後言。原推本也。反歸覆也。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嚔吹為魂。精氣合則魂魄合，而疑結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是魂魄相離，此雖獨說游魂，而離魄之意自見矣。魂漸散去，无所不之，故曰游自其可見聞者謂之物。自其不可執着者謂之變。情狀猶言氣象。情无形而狀有象也。陸氏曰：聚散處即狀，所以聚散即情。故

理最難知也

字說字情狀字還做所以然為是或曰幽明即故觀察即知不做所以然下做此

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以聖人用易盡性者言之聖人高明配天博厚配地而與天地相似則以此參彼而不遠何也天之高明為智地之博厚為仁天地之道智仁而已然皆陰陽之理具于易書者也故聖人以易盡性亦智仁而已言乎其常智周庶物而溥之以道濟之仁則智不過于空虛矣言乎其變異以行權而立之以中正之極則智不流于變詐矣然聖智不特周知旁行也優游于仁義禮

智之天理而默契乎元亨利貞之天命則見大心泰何憂乎而智其益深矣聖仁不特道濟不流也從容于素位之境而一敦夫天理之心則真体肫篤不能愛乎而仁其益篤矣至是則智與天同其高明仁與地同其博厚故曰與天地相似而不遠也易固聖人盡性之書也

前講猶依舊說而新說此節承上言幽明死生鬼神而皆知之于易可見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聖人作易故其道與天地相似相似故不遠此句且虛講知周等項正是相似處智周道濟與天地同事功旁行不流與天地同變化樂天而知命則益无所遠于天安土而敦仁則益无所遠于地程敬承曰知周即上知其故其

上卷會通 卷九 二十五

說智 周即承 正也字 末相承 說下到 敢仁處 方是仁 不拘仁 以仁智 對耦

說其情狀之知。无物不知。是謂知周天下者。萬物之會也。道濟是有道以濟天下萬物也。隨知周之所至而處置得宜。非增非減。无偏无陂。何過愆之有。蓋道本无過。道濟故不過也。道濟似不必把仁字代他道。蓋合仁智而一之者。旁乃旁通之旁。非旁蹊也。而行不流。謂應變旁通而不流。淫是也。知周之人。經權常變。隨其所行。無不通達。豈其溢于理之外而流焉。如水之在孟。稍過則流。不過而何流乎。聖心旁通而不流。豈有所係累而不樂。何者。旁通理之通也。通于理。即通于天。而樂矣。樂天自爾。知命。即幽明死生鬼神。屈伸代謝于天地萬物之中者是也。非吉凶禍福之謂也。曠然天游之心。直透徹于理之所以然。而渾忘乎感遇之適然。烏得有

憂到此。无憂地位。覺在。自得處。皆安。何土。非適。何適。非仁。故曰安土敦仁安土。乃所以敦仁也。辟如桃仁杏仁。必安之土中。而後能厚培此生意。生意培得厚。自然暢茂條達。而無彫瘁之患。所以能愛。潘雪松曰。非樂天何能安土。安土者。隨寓而安心。无係累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不能安仁。必擇自安之地。則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何以能愛。堯舜之得位。孔顏之不過。其敦仁一也。其能愛一也。其樂天知命一也。能愛能字。宜玩博施濟衆。聖人豈能必哉。上二句合言知仁。下二句分言知仁。益深益篤者。非真有漸次。上二句涉行事上說。下二句說到心体。乃見精微之蘊。而為知仁之極也。

此存常說

經繹曰知其說其故其情狀是三知者知天知人之盡天下之大知也於易為知之易而知也。不憂能愛情反之性。性復之命也。於易為具之於體易為能之簡而能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以聖人用易至命者言之。天地之化一陰陽之氣乃命之流行不能无過。聖人以易範圍之。如治曆明時。體國經野。使各有節制。不過乎中焉。蓋為天地立心矣。萬物者一陰陽之形。乃命之賦予。不能皆齊。聖人以易曲成之。如正德厚生。樽節愛養。務委曲成。既无少遺。缺焉。蓋為萬物立命矣。晝夜之道一陰陽之變

此常解  
神易以  
聖心言

乃命之循環。難以通知也。聖人以易通知之。如明也。生也。神也。不特知其為晝之道。而且知其夜之因。幽也。死也。鬼也。不特知其為夜之道。而且知其晝之因。其代明。終始于一心者乎。夫天地萬物。晝夜皆命也。孰主宰是其神乎。孰推行是其易乎。聖人範圍曲成而通知。則心与命一矣。可見聖心之神。一陰陽不測之神也。主宰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或在此。或在彼。无方所之。可求。聖心之易。一陰陽變化之易也。運行于範圍曲成。通知之際。或為此。或為彼。無形体之可拘。易又聖人至命之書也。信乎易與天地準。而聖人不能外之。以為用也。

前講亦依時說。看來此節宜承上節來。至于似天地而不遠。則可

神易  
以易言

以範圍天地而不過。但似天地處以本體言。範圍天地以功用言。萬物天地之生成。晝夜天地之顯晦。曲成通知。正是範圍實事。有以通知為主者。亦佳。陸庸成曰。範圍是天地位也。曲成是萬物育也。固知仁之極功。與天地相似之實驗也。非其透徹天地之道。摠為易之道。而通知晝夜何以有此。析分之。則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合之。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此。莫非易之彌綸。具有天地之道。故易之神。以方求之。不得。易之易。以體執之。不得。而與天地準也。神易有在聖心說者。有在易書說者。俱可。如單出一節。或二句。可就聖人至命上講。蓋神易是命。神无方。易无體。聖人之至命也。若出全章。則宜以此贊易道之妙。正所謂與天地準者也。

極其大  
而言曲  
成句極  
其小而  
道字一  
要玩一  
道字一  
道字一

範圍就是不過。曲成就是不遺。吳因之曰。講範圍要得主張。天地意講曲成。要得提挈萬物意。言範圍則曲成亦在其中。然範圍實際。畢竟在曲成萬物上。範圍曲成。不徒經制作為此。是性命上感召得來。如中庸盡性贊化一般。晝夜之道。即天地萬物之道。凡幽明死生鬼神。皆是紫溪曰。晝有晝之道。乾為動直。坤為動闢。于人為感通。夜有夜之道。乾為靜專。坤為靜翕。于人為宴息。晝非自晝。而為夜之根。夜非自夜。而為晝之根。道固然也。通者與之無間。隔也。聖人夜氣有息。且晝有為靜。而復動。而復靜。直與晝夜之道。潛通而無間矣。是知也。即復以自知之知。乾知大始之知。非聞見之知也。龔氏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

上卷會通  
卷九  
二十九

神易无方无体 在通知 處見緊 接一故 字

役于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  
流轉徙未嘗知其為晝夜也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  
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  
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為神其用為易 朱子曰通者無通若通  
昼不通夜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 葉氏曰通知可見  
範圍曲成全出于聖心一片虛靈境界因說歸神易神言聖人主  
宰處兩在不測易言聖心流行處千變不窮神自无方易自无体  
无方无体只是形容神易之妙陸氏曰神即易而寓故无方易隨  
神而化故不測

範圍天地三段要識得與上下兩節相貫串處如上止說聖人之

此則萬物盡屬其曲成上止說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則晝夜盡屬

其通知前所謂知者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也此所謂知者則  
神无方所易无形体也

一陰一陽章全旨

程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第言彌綸天

地之道耳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第言神無方易无体耳  
此則直指陰陽之生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生之易无體也  
不測之神無方也摠之見一陰一陽之道所以為至妙也故章首  
一句是通章大綱下文不過歷數以示人君曰此一陰一陽之道  
也在賦受則為性善在造化則為盛德大業而摠謂之易在物生

通章  
一不可

則曰乾坤在人事則曰占事而摠謂之神。易道之至妙至妙者也。皆道則皆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字最活是旋轉不窮意所謂動靜无端。陰陽无始。此道所由名也。陰陽相禪則相繼。則流行于天載極純而无樵善也。陰陽相繼則相成。則体具于人物各正而不偏性也。性則合知典仁而一之者也。仁者見之云鮮矣。曷不于造化顯藏之机觀焉。仁而曰顯。即知之用也。用而曰藏。即仁之体也。顯而藏。而顯以鼓萬物之出入而不典聖人同憂此盛德大業所以為極至乎。夫大業外也。而說所藏之富有者探其天盛德内也。而說所顯之日新者徵其盛此見内外互根陰陽迭運其生。寧有窮哉。陰生陽陽生陰生而

不已如環无端是之謂易也。成象效法何物而非陰陽極數通變何事而非陰陽。只一陰一陽耳而兩在卒不可測也。則謂之神而已矣。論道而至于神斯其為至妙者。欬上章論易彌綸天地說到神无方易无体。此章論道不外陰陽說到生之易不測之神。盖惟其生所以无体。惟其不測所以无方也。自天尊地卑至典天地準。逐句言道則逐句都是陰陽。却秘此二字並不說出至此乃點破示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見道不外陰陽也。又恐人泥陰陽求道。故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見道不泥于陰陽也。其實陰陽不測就在一陰一陽内。要識得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靜則為陰。太極之体所以立也。動則為陽。太極

二  
卷九  
三十一



因聖人  
憂字以  
易與神  
指作易  
言于乾  
坤占事  
賈串

之用所以行也。離陰陽言道不可滯。陰陽言道尤不可。一說陸  
庸成曰：兩個一字乃別出道之所以然處。天即此而賦予為善人  
即此而稟受為性。是人人具有一陰一陽之道。難為偏見不知者  
言也。夫天地以陰陽鼓萬物。其德業之盛大能使人各一性而不  
能使之全其見。啓其知。故覺民以贊化育者。惟聖人任其憂而天  
地不與焉。於是列乾坤之畫。開占事之門。而易作矣。易非他也。即  
一陰一陽之道。生。相推而生。變化者也。然即此生。生處道。行。其  
中而人不知。故謂之易。安得就易之無體而測之。不可測非有外  
於陰陽也。一一循環無體自無方。所謂神而已矣。易即作易之易。  
神即著筮策之神。其易其神即是天地間一陰一陽之道。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之名其來尚矣。自今言之。一陰一陽之謂乎。蓋道者太極之  
然之理。而陰陽即太極所乘之機也。太極之靜。固一陰矣。靜極  
而動。又一陽焉。太極之動。固一陽矣。動極而靜。又一陰焉。陰陽  
迭運循環。无端而道之体用于是備矣。

一即迭運意。陰陽只管迭運。即此是道。不必添一層言有主宰之  
者。只依孔子口氣。一直說下。而朱子恐人誤指氣為道。失所以形  
上之意。故本義云云。程氏曰：陰陽原非兩物。故摠歸之于一。一  
而不分。所以顯而藏。而顯所以陰。生陽。生陰。所以在陰。又在  
陽。在陽。又在陰。孔疏謂无陰无陽。乃謂之道。无是虚。无是太。

看一  
字佳

上卷會通 卷九 一

虛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以一為无也。一即太極也。一不可言。即此一者靜而生陰。是為一陰。動而生陽。是為一陽。可言也。故曰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是道也。充塞于天地。散見于事物。無非合陰陽為言者也。故自天命之流行。賦予者言之。方天地純靜而動。而氣之方行。此時理未著于人物。渾然太極之純粹。所謂善也。及至真精妙合成。男成女。是氣之結果。凝成而理隨以立。此秉彝各足之真。所謂性也。夫繼善陽之事也。成性陰之事也。一陰一陽道在是矣。

然天命雖全。而氣稟或異。以人之稟受言之。彼得陽之流動。發越者仁也。仁者所見。便謂道之全体。盡于仁。不知有智也。得陰之貞靜。收斂者智也。知者所見。便謂道之全体。止于知。不知有仁也。至若陰陽所稟。駁雜不純者。百姓也。百姓日用。非不囿于仁智之中。但不著不察。不知有所謂仁智也。夫仁智者。既有所偏。而百姓又一无所見。故君子智仁合一之道。鮮矣。夫仁之動。陽也。智之靜。陰也。百姓日用。不知而陰陽未始不在也。一陰一陽道在是矣。

此見一陰一陽之道。即在人性。人當体其全耳。繼善是于造化流行處。分陰陽仁知。是于人氣稟有偏處。分陰陽。其實陰陽二字不

善性難  
且人以  
言物

見之二  
字指動  
靜謂之  
二字指  
道  
見是意  
識一着  
意識便  
尤偏

容分屬。統分屬。便是智。仁之偏。故一陰一陽。就交處言之。陰陽交。然後生物。故隨說繼之者。繼字。還是兩箇一字。所謂天命不已也。成性則所謂物典无妄也。元統天而為善。生心而為性。其陰陽流行初无斷絕。曰繼。其陰陽稟受各涵生理。曰成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无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体。則工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得性之至善。而不滯于意見之偏。此君子之道也。不能見此全体。未免失其中正。落于偏倚。故仁者偏于陽。智者偏于陰。仁與知遂分而為二。至於百姓。則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一陰一陽之道。皆離道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程敬承曰。性而曰成。原是完全的。統交過人物去。便落氣質。統落氣質。便有偏全。統有偏全。便分仁知。仁知豈不是道。但把一陰一陽完。全。的道。獨以所謂仁知者當之。謂仁便丢了。知。謂知便丢了。仁。故君子之道鮮。君子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知者仁者。仁與知分而為二。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也。謂之二字。言其已偏。却不自知其偏。而謂道止于此。非謂此道為仁為知也。此仁智乃聖人所定之名。非彼自謂仁智也。若彼知己之為仁。為知。則亦自知其偏矣。此皆落于成性之後。而未觀乎繼善之初也。吳因之曰。學者之病。莫大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蓋未

到之害猶可言也。即未到以為真則終蔽矣。所以聖人把這仁知兩樣人。直與日用不知之百姓一類同看。蓋一偏之蔽甚于全体之蔽也。

淮海曰：聖人之見即仁智之見，但聖人不落于仁之見，知之見。仁智則落于仁之見，知之見。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之日用即聖人之日用。但聖人知此日用，百姓不知此日用。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然氣稟雖偏而化工則全。自氣机之出入言之，天地以生物為仁也。方无亨時生之功，由內達外，顯諸仁焉。天地以成物為

聖人不  
重德是  
揚天地  
以共其

用也。及利貞時，机織之用，由外入內，藏諸用焉。此氣机也。所以鼓萬物之出入也。然造化无心，氣至自出，氣歛自入，與聖人竭心思以造天下者不同矣。夫顯仁德之發也，盡萬物顯之，其德盛矣。且不與聖人同憂，則至仁无迹，莫得以德名之。盛德何至哉。藏用業之本也。盡萬物藏之，其業大矣。且不與聖人同憂，則妙用无端，莫得以業名之。大業何至哉。顯仁陽也，藏用陰也。一陰一陽道不在是乎。夫論業嘗于其外，藏用何以稱焉。不知造化无体之用，時而藏用，舉萬有生意，包涵无外，故究其施其施必宏。此因內知外，謂之大業也。論德常于其內，顯仁何以稱焉。不知造化无体之用，時而顯仁，舉萬象茂榮，暢達莫掩。

故探其源其源必深此因外知內謂之盛德也盛德陽也大業陰也一陰一陽道不在是乎

此承上文見造化陰陽之互根以破仁智之見也潘氏曰仁言顯即用是体用言藏即体是用發明道之體用一原顯微无間穩是一陰一陽之妙盖顯即陽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諸仁則全体呈露而不落聲臭藏即陰之靜而附麗于陽者曰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无所作為顯而藏之而顯不可以意見之不可以耳目知此所以知者仁者滯于偏而不得其全不著不察之民由其道而不知一說通節一氣說下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其理燦然无隱而所以然之妙不可得而測是以鼓動萬物泯然无心非聖人可得而同也而天地之德業斯其至矣至乃申贊之辭不以顯藏為盛大不憂為至亦可

陸庸成曰聖人有憂所以天地无憂聖人之憂吉凶與民同患之憂也偏見不知者多而憂乃滋矣生以下乃聖人作易之德業所以釋其憂也

富有節于藏用時見得富有而曰大業于顯仁時見得日新而曰盛德正所謂陰陽互根之妙仁知合一之道也

蘓氏曰造化不自以為有即物而有故富如使自以為有此其富有矜矣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者物耳雲峰曰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此即所以為生之易

生之謂易

以陰陽之循環言之亦可以見道也。陰不窮于陰，又生陽則陰易為陽，不窮于陽，陽又生陰，則陽易為陰，生之不息而造化人物諛之矣，孰非道也。

此句乃一章柱子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相照應。見得上五節是分言陰陽動靜之兩端，此則合言陰陽動靜之無端也。虛齋曰：陰生陽，生陰，在天地則為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則為動靜榮瘁之類，其變皆無窮也。易字諛得廣。

趙氏曰：此節之意，徹首徹尾，是中間一箇大關鍵處。若專就本節論無造化人物相生之理，立說若無上文，言則繼成之相乘，仁知

之相，用德業之互根皆生之所在。若無下文，則法象之相禪，占事

陸說以  
作易言  
与乾坤  
占事相

者來此句純以氣序推遷言，承顯仁藏用來不必無人物為是一說。陸庸成曰：易即道之變化也。未畫為陰陽，以其陰陽之生者擬諸形容，而畫以象之為乾坤。乾坤立而易行乎其中，是以有著策之數，有數乃有所值之變。占者占卦之占，事則事業也。所謂功業見乎變也。此便是聖人憂民之所托，而鼓之舞之以盡其神處。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易所以彌綸天地之道也。道則一陰一陽之謂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上蔡會通

卷九

三十一

以生物之顯微言之亦可以見道也彼物生之初胚胎始竅僅有彷彿可象此則輕清未形屬乎陽也謂之乾及其既生形色象貌森然呈見此則重濁有迹屬乎陰也謂之坤夫成象之乾陰而陽也效法之坤陽而陰也此道見于生物者然也此本生之來舉物之乾坤見天地間无物非生也舉筮之占事見日用間无事非生也法象有微著之分乾坤即陰陽二字成者物之端倪成也效者物之象貌見也不是乾成坤效也通上文而論繼善成性以付受言有在天存人之分顯仁藏用則專主在天之化言成象效法則專主生物言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以人事之始終言之亦可以見道也彼事變方來未有定向則抱著問易究極七八九六之數以知未來之吉凶此則疑決志通不謂占乎占既決矣則吉凶已明于是推行于云為之際以善事變于不窮此則務成業定不謂事乎夫占乃事之未定屬乎陽也事乃占之已決屬乎陰也此道見于人事者然也占是占卜通變者通乎事之變而無滯也非卦爻之變而程敬承曰生之易論其理也有理斯有數乃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非實指占卜之占也通變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有不與時偕極者通之即成天下之事非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蓋此章全是論陰陽之道恐未及畫卦筮尸以後事也

得辭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造化人物觀之妙哉。斯道皆陰陽之所為也。而所以為陰陽者。豈可測乎。以為陽而陰在矣。以為陰而陽在矣。无在而無不在。吾以歸之于神。求道者知不外乎陰陽。又知不倚乎陰陽。斯得之矣。

不測即  
浸前兩  
一字神  
即道之  
至妙者

此通結上文與首句相應。一陰一陽之謂道。指本体言。生之謂易。即變易。指用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指體之微用之妙言。蓋有本体。乃有是變易之用。此皆陰陽之所為。欲測之不可得者。則至微至妙。故曰之謂神。趙氏曰。兩在不測。不可謂道在陰。又在陽。只是陽中含陰。不可測其為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為陰。神者變化

之極。不可以形詰者也。摠上文而言。則綱維于繼善成性之中。迭用于顯仁藏用之際。變化于陰陽生之內。流行于乾坤占事之間。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節。有陰陽不測之神。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

經綵曰。有生者。有體生者。夫何體之有。故生。謂易也。无體之體。物无不體。成象者。乾乎。而何象非道也。效法者。坤乎。而何形非道也。事之未來。極尸之數。以知其來占乎。而人與知皆道也。占之既決。即占之變。以通其變事乎。而人與能皆道也。皆一陰一陽之道也。在陰非陰。在陽非陽。方陽倏陰。方陰倏陽。豈有方哉。有末可測。无方不可測也。故不測曰神也。



運章宜  
歸重易  
簡句易  
簡乃廣  
決根原

夫易廣矣二章全旨 陸庸成曰說易者未說破陰陽縱自天尊  
地卑說到與天地準俱似懸空一說破陰陽便覺上上無時  
無處無物不是這箇故前章贊造化曰盛德曰大業曰至矣哉而  
歸之生之之易此即贊易之廣與大又曰其至矣乎皆不外陰陽  
之道也前曰繼之者善也此曰易簡之善前曰成之者性也此曰  
成性存之前曰顯仁藏用此曰專直翕闢前曰盛德大業此曰崇  
德廣業前曰生之謂易此曰大生廣生曰易行乎其中總是天地  
之所有者皆易之所有者非易有之也陰陽有之也此聖人所以用  
易為效法之書也歟  
廣大章全旨 此章三節一氣相承說首一句是骨子以言乎遠

三句虛小狀他廣大的模樣次節推廣大本于乾坤而末節遂承  
之曰配天地至配四時日月至德皆配天地中事也郭青螺曰論  
廣大至配天地極矣然不說到四時之運行日月之照臨則天地  
之為廣大處猶未見得不推到至德處則天地所以為廣大處猶  
未盡得故究極言之見得易之廣大原本乾坤廣大而來而其理  
之精微實通于乾坤之所為乾坤處非直配天地形体之廣大已  
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  
地之間則備矣

易之為書也其中涵蓄无涯廣矣其外包括无遺大矣蓋易不

婦根靜  
慶此靜  
與下節  
二靜字  
和應

外陰陽而陰陽無体事物以言乎遠則雖千載六合此理隨在  
各足有限止乎以言乎邇則雖瞬息几席此理奚待安排而後  
咸正乎以言乎天地之間精及无形粗及有象上際下蟠皆是  
物也易之廣大悉備如此

愈遠愈見其充周不禦也愈邇愈見其精實靜而正也言天地而  
曰間則事小物巨細畢舉无一不在其中矣

一說陸庸成曰靜而正者即不禦中之真際也所謂窅然不動而  
天地全收意念不形而萬物咸賴其遠之所磅礴處徹悉呼吸種  
種各足故天地之間何不備焉是易之廣大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

是以廣生焉

然易之廣大本乾坤而來者也今夫乾者天也天至大矣安  
生乎方其靜與坤別生物之心專一不他及其動與坤交生物  
之用直遂不撓是以乾一之氣下行坤兩之中萬物皆資始矣  
夫不于是生耶坤者地也地至廣矣安滋生乎方其靜與乾別  
萬物之生意翕受无遺及其動與乾交效法之宏功敷闢无隱  
是以坤二之量順承乾一之施萬物皆資生矣廣不于是生耶  
乾坤之廣大如此易正模寫乾坤也此所以廣大歟  
欲說易之廣大先從乾坤說起者乾坤易之原也易本乾坤而作  
乾坤廣大如此則易之廣大有由矣不曰天地而曰乾坤以性情

上蔡會通 卷九

四十一

言上文天地以形体言動靜以化机言廣大以生物言絕意于

動專也不可復回直也歛之无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翕即氣之專者藏于此闢即氣之直者出于此

彭山曰乾靜專坤靜翕譬如人在家乾則端居于内而坤則為之闢戶乾動直坤動闢譬如人出外乾則遂意直行而坤則為之闢戶此皆乾為主而坤從之也廣大皆以動而為用然必靜為之體

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逐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張氏曰專而後動則如遊又有餘迎鋒輒解故直翕而後動則如源泉未泄一決沛然故闢以不專之心應物是以塊解牛也以不翕之心應物是求鑑于端也

要知專者收斂凝固至于萬有俱息群動俱消連生之意俱似滅息設使稍有未純乎靜不可言專翕者合也聚也舉萬有生意百翕合疑聚于其中不可窺測无少滲漏故乾氣一施舉生意發洩倒囊而出不容留亦不遲滯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惟易之廣大由天地而生則易之理一天地之理也與之配合无間矣由是推之四時措行于天地而廣大之中有變通則配四時焉其剛柔之迭運即其屈伸相感而寒暑推迁也日月貞明于天地而廣大之中有陰陽之義則配日月焉其對待而流行即其精不可二而明未嘗息也天地有至德而廣大之中有

論解皆  
歸本于  
靜

上接會通 卷九 四十一

解易簡  
句與舊  
解要

易簡之善則配至德為其確然易墮然簡者即天之生健而  
易廣生順而簡也此所謂遠不禦近不遺天地之間无不備者  
故曰廣矣大矣

以廣大配天地作主變通陰陽易簡皆廣大中所有四時日月至  
德皆天地間所有配非配合只是相似意

天地本上文乾坤而言四句皆要就乾坤上來廣大生于乾坤之  
動變通生于乾坤之交乾陽也坤陰也乾易也坤簡也一陰一  
陽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不是陽變而通于陰變而通于陽  
也義是名義之義則稱陽柔稱陰即義也易簡極是純粹故曰

易簡句  
較重是  
一章結

善舊說俱云乾坤易簡配人心至德如此則與上二句倒了上二

句說易配天地奈何天地反來配易不可逆宜說易之易簡配天  
地之至德天地至德不外易簡此易簡即廣大之本也必待物  
而彫事而擾豈能廣且大耶紫溪曰配至德即乾易知坤簡  
能之至德夫其大也而未嘗不易廣也而未嘗不簡此天地人所  
為妙也天地而匪易簡何取于廣大之象形人心而匪易簡何取  
于廣大之虛靈彭山曰廣大該乎變通變通該乎陰陽之義陰  
陽之義該乎易簡之善易簡之善所以為廣大之本也善至于配  
至德則易道盡矣故贊之曰易其至矣乎  
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論乾坤之廣大結之  
以易簡配至德然則易固不在乾坤而在吾心矣

又全旨 項氏曰夫易廣矣大矣一章總目也遠不止即直與闢也靜而正即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備矣即大生廣生也而其所以廣大者出于乾坤乾一也靜而守一則其氣專而无不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利此乾所以為萬物之父坤兩也而閉者為翕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為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以為萬物之母專與翕所謂靜正也直與闢所謂不禦也大生廣生即天地之間無所不備也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至廣大而至易簡易簡所以為廣大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其能變通也所以變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以為陰陽者至易至簡也陽一而已豈非天下至易乎陰兩而已豈非天下至簡乎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

永程傳  
靜為主  
備重靜  
正句亦  
佳

看來專翕處即是天地之易簡惟專而後直惟翕而後闢天地雖廣大其至德則甚易簡矣人心之靜正如乾之專如坤之翕則易簡之善是亦天地而已寂然不動則自專自翕所謂靜正也  
易其至矣乎章全旨 此章以首句為主夫易聖人句又一章大綱知崇至末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見易所以為至也知崇禮卑效天法地未可露德崇業廣至道義之門方貼德崇業廣須要把德業知禮成性道義名目看得一貫成性是人心固有者統言之也道義是成性所出者道義蘊于心為德道義措于事為業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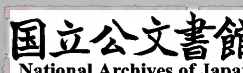


吾性所存也。知禮只當得知行字眼。人莫不有性。惟知禮未至。則成性未存。道義无自而出矣。德何由崇。業何由廣。成性存。即在知禮中。知禮是存性的工夫。

程氏曰。此章承上易簡至德說來。故曰易其至矣乎。易理之至于聖人。崇德廣業。處見以乾之易。知為知。故知崇如天。以坤之簡。能為能。故禮卑如地。易知簡能。即吾人已成之性也。成性存而道義出。非即所謂易簡理得者耶。

陸氏曰。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至矣。况易之至。可得而言。語形容乎。故不言。聖人之用易。不足見易之至也。廣女之內極。其精微又極。其切實而精切。處又極其變化。日用之民。罔為不知。仁智之士。

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極高明者。莫如知之崇。為易見道中庸者。莫如禮之卑。為易見。崇卑合一。知禮渾融。便是成性。獨存而聖人之心。其日新富有者。已畢具一天地。故曰效法。非真效而法之也。即以易之配天地者。配之也。觀天地之易。則知聖心之易。故又從天地設位。形出聖人來。天地設位。便是天尊地卑。而易行乎中。便是為高卑。為動靜。為聚分。為象形者。即迭運于尊卑之內。乃易之原。而性之府也。聖人用易而知禮。一貫則成性存。者同于穆之不已。而道義之門。一變化之不測矣。率性之謂道。措而宜之。謂義。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  
天卑法地

易理塞天地通性情其殆至極而无復加矣乎何也語德崇業  
廣莫如聖人而易則聖人所以崇之廣之也彼道義具在吾性  
而存性以裕道義之施者則在知禮也聖人窮易理于心使本  
体昭融其知崇矣体易理于身使踐履篤實其禮卑矣然知不  
徒崇也效天之高明覆物无一理不在洞察中焉禮不徒卑也  
法地之博厚載物无一理不在體驗內焉

易是易理上章云生謂易是理也在天為天道在地為地道在  
人為人道聖人所為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即此生之理而  
已崇德廣業豈一一模放易理為之天地間只有一理明得此理  
透徹便是知崇行得此理切實便是禮卑下也實也卑下統著  
實无虛浮陳氏曰知崇即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的事情禮卑即  
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的事若一向于高明而不著實則窮賸索  
幽沉于清虛而无執守憑依之實地須是約之以禮者履也躬  
行實踐也崇效天者蓋天下固有識見明敏知識通達者矣只  
是徇象揣摩依形測度終落在匡子裏惟效天則天運于萬物之  
上而聖知亦獨超于象數之表法地者地包細微不遺一針不走  
一線而聖禮亦不忽于纖悉細微之際效天法地不過形容知  
行之至耳

知禮即  
是易簡  
是法天  
即即是  
配至德  
此可與  
簡章易  
簡均應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道義之門

如是而德業之盛不與天地同流乎彼天地設位而其間陰陽之屈伸往來變化行乎其中矣此天地德業之崇廣也聖人知崇如天禮卑如地則其成性原于天者察之由之存不已是以千變萬化而渾然之道燦然之義皆由此門出矣道義出于成性非即易理行于設位中乎此聖人之德崇業廣也然孰非資于易者而易不其至矣乎

天地設位因上文效天法地而來承上聯下之詞此句輕成性是現成的性不曾作壞的存謂常存而不失所謂至誠无息純亦不已者至此更不須着力把持求合道義只任意發出孰非當然

道義句與前章廣大則備矣應

之道合宜之義欲即道用即義故曰道義之門此便是心易正至神元方至易无体所謂化境也正見聖修之極意聖修處說得越精微越奧妙則易道之精微與妙自可相形並見矣

程敬承曰易之行有變化不窮之妙而曰行乎其中是天地崇卑之外无易也乃知知禮崇卑之外无道義也夫知禮一耳以性之本體言則曰成以率性之功夫則曰存而又存即在知崇禮卑中見得蓋非以一知見一踐履為存以知與禮合知禮與天地合而謂之存也知禮與天地合而道義尚有遺于其中耶是故存則一定不易之體立出則千變萬化不窮之用行

聖人有以章全旨 全章言卦爻之用首二節將言其用而先言



卦爻之所由立三四節則贊易之可用而君子用之也下七爻示  
人用易之例者舉此以例其餘豈止七爻已哉通章重擬議一  
節章首並舉卦爻末言爻不言卦者以卦爻一理耳

聖人有以四節 承上章言君子体易道于言動之間也上章存

存本原之功尊德性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道問學也惟存則  
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者益熟相湏合一者也 道義之門

有无穷之變化变化之成即道義之時出

陸氏曰惟聖人能用易亦惟聖人能作易非聖人強作之也聖人  
能見天下之所不見于同見之中而又便見吾之所獨見故立卦

生爻非聖人不能作也夫天下至賾至動非人所同見乎而聖人

有以見之何以也陰陽之理也見至賾于至一見至動于至定

則聖人之以也易卦之老少天下之賾該焉擬其可象其所擬

摠不出于見如龍馬風雷之属宛然取象之物與形容相宜故云

象也易爻之相雜天下之動具焉觀其可行其所觀亦摠不出

于見其衆動會通處即是典禮係辭之斷即是行典禮所謂易以

貢也故云爻也夫理無形而有形者恃易之有象也事無窮而有

窮者恃爻之辭也誰得惡之而誰得亂之是象辭也擬議之原而

變化之府是使天下得見其所不見而與聖人同見者象辭為之

牖戶也象出為變辭決為占擬議之精恍然見物宜之從來而不

泥于象躍然見典禮之通行而不悖于詞則易之所謂不可惡不

一節有以字極有力一與是故直說下與是故直說下

可亂而變化。无方者不在易而在我之言動間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義皇立象非无謂也。仰觀俯察見天下之物至賾不齊莫不有陰陽之理存焉。于是以至賾之物各有形容擬之于未畫之先各有所宜象之于既畫之後物有純陰純陽之形容則畫奇偶之純以象之物有雜陰雜陽之形容則畫奇偶之雜以象之是故謂之象。

賾以物言如天地雷風水火寒暑之類參差雜亂故曰賾只在覆

載間見得此見字要看得深非淺聞見之見程氏曰仁知之見但于一已見其偏也聖人之見通于天下見其全也擬者象之

未成擬之在心可知而不可言象者擬之已定象之在畫可象而不可執形容含有物宜在物宜發出形容來象非是卦乃卦之象

也如畫乾之卦以象天畫坤之卦以象地有此卦則有此象者象天下之賾也此節不重畫卦重畫卦本于陰陽二節不重係

詞重係詞本于一理蓋下文不可惡不可亂張本全在此處○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

吉凶是故謂之爻

周公立爻非无謂也聖人遠求近取見紛紜不一莫不有至一之理寓焉于是觀衆理之統會者求一理之可通即通處之可行者立經常之典禮爻有循典禮者則係詞以斷其吉所以效

一與會通 卷九 四十九

其勤之得也、爻有逆典禮者、則係詞以斷其凶、所以效其動之失也、是故謂之爻、

動就人事言、如婚媾祭祀涉川利往之屬、觀會通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說到易、至係詞句方是係之易也、會通一事、中有會有通、會是衆理聚處事、理間若不于會處理會、只見得一偏、如何可行、須于會處理會、其間自有通處、通即會中之通也、會中可行者、便是通通即可常者也、聖人據其可常者、立為常法、而曰典禮、典常也、禮是天則之不可易者、亦常也、行即立字意、得失之異、吉凶之殊也、係辭斷之、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

聖人之見原非天下上學求

蘓氏曰、聖人作易、自真見中來也、有以字要玩味、天下之賾與動人誰不見之、而不見所以賾所以動之理、雖見猶不見也、聖人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則賾與動不在天下、而在吾心矣、此之謂真見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象有見于賾而立、是象言天下之至賾、雜亂不齊、能无惡乎、然陰陽之象、皆本于陰陽之理、則名雜不越、而意味深長、玩之不厭矣、爻有見于動而立、是爻言天下之至動、紛紜萬變、能无亂乎、然吉凶之斷、惟觀其會通之理、則事肆而隱、而隨事隨物、截然不亂矣、

言根見來、惟能見、故能言、者著也、至者、理之極、至處也、賾之至

上段會通 卷九 五十一

至夫  
上在  
以字有  
力不可  
成變  
化為  
效

處有至一者存不可惡也。動之至處有至常者存不可亂也。在物  
宜典禮上見。此承上文言聖人所言至賾至動之理皆本于實  
見而人心所由安定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賾不可惡。動不可亂。易之言動何如變化也。誠君子所當擬議  
者矣。是故言不遽言。比擬于易而後言。為動不遽動。商議于易  
而後動。為始由象詞以明其理。而擬議于未言動之先。又由變  
占以決其机。而擬議于將言動之際。以此而淺深詳畧各當其  
宜。用舍行藏各適其可言。動之變化成矣。象爻之不可惡不可  
亂者。又不在君子乎。

此以學易者言也。擬是心裡擬度。當言不當言。議是外面商確可  
行不可行。不在言動上求。在自心會動于靜。會賾于一。聖人于  
象擬之後成。學易者如何不擬之後言。聖人于爻必觀會通以行  
典禮。學易者如何不議之後動。程敬承曰。聖人作易自物之宜會  
之通得來。擬議即擬議其所宜。所通也。得其所宜所通者。為言動  
則語默動止各適其可。而變化成矣。成變化即易之變化了。非徒  
拘于象爻者之所能也。故擬議之功至精也。

吳氏曰。擬議不是一一求合他。全把我心神意念運用這段精髓  
與義而獨會于意。言象數之表。要之一時盡之矣。時然後言。即是  
擬之而言。時然後動。即是議之而動。隨時變易。時措皆宜。即是成

變化。

鳴鶴在陰七條摠意

舉七爻以見例所以發明擬議成變化之

意。鳴鶴言三行之感應極至于動天地故不可不慎。即擬議之謂也。同人言感應之道在于同心。同則不害其異是心也。若又言行之本而慎所由出也。白茅所以慎之道也。謙亦慎也。勞謙謙之至也。亢龍則非謙矣。密亦慎也。不出戶庭密之至也。負乘則非密矣。

陸氏曰擬議者將若之何孰為居室而召千里孰為以異而成同孰為可久之術孰為可居之功孰知亂之有階孰知盜之自致能使千里應者莫如善也。能不嫌于迹之異者莫如同心也。慎之至則薄物可重用矣。厚之至則德禮可存位矣。言語之慎密杜亂者杜其階也。名器之不假彌盜者彌其招也。知此而言動何變化之不成乎。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机樞机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中孚九二曰云云蓋言誠信感通莫大于言行也君子居室之間非大庭蒞衆之際使其言合乎實理而善則千里之外心

慎字宜  
以孚  
言

悅應之况其邇者有不應乎使出其言悖乎實理而不善則千里之外心非遠之况其邇者有不遠乎知言則行可知矣故身在官闈而音旨一出民即屬耳言未有不加民者近在几席而舉措一動民即屬目行未有不見遠者非即樞一動而戶斯闢机一動而矢斯發乎言行信君子之樞機矣故樞机之發而善則遠邇皆應為榮之主不善則遠邇皆遠為辱之主然豈惟民有從違哉言行而善則作善降祥天地亦吾應矣不善則作惡降殃天地亦吾遠矣言行又非君子所以動天地乎夫閔應遠召榮辱動天地如此則言行所係匪細故也可不慎所出乎擬議此爻則知孚信之道矣

本爻言誠信感通之理所談甚廣此專以言行什者以誠信感通莫大于言行也舊說君子以在位言是命令行是政事按居室照在陰字則言行俱屬隱微不可以命令政事言出而天下屬耳即是加民行發而天下屬目即是見遠此節宜主存誠說中孚謂誠積于中而信孚也觀在陰居室字見人當慎獨以修言行而進于誠也居室即在陰義出言即鶴鳴義千里應即子和義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善不善即誠不誠也應遠應遠于心也遠近皆天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道識其主自知動天地者就是此言行安得不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同人九五曰云蓋言君子大同之道不于其迹而于其心也據迹而觀或出而事君或處而獨善或默而藏辨或語而論列若不同矣原心而論則出非徇君處非忘世默非避禍語非沽名二人之心有不同乎惟心同則說莫能間雖金石至堅其利足以斷矣以同心而發于言則意味相投雖蘭之至馨其臭不足以擬矣擬議此文當知大同之道矣

或字  
兄隨時  
全道意  
同心四  
尚不平

之本謂二五先異後同此則以心同迹異言之迹即號咷象心即後笑象先後字勿泥二人泛說非指二五雖重同心即是同理同則心同也二人同心各人成一箇是即同道意不但情好而已

吳因之曰同心斷金蓋兩人各一是到理上去信理愈直則兩人相知相信亦愈篤其交如孿固景象真是割不斷截不開故曰斷金同心之言兩人各自說箇道理中之言極耐咀嚼極耐涵泳我所言正彼所欲發而彼所言亦我所欲發如出者言出處者言處而各陳其進退之宜出不以處為固處不以仕為通也默者言默語者言語而各陳其顯晦之情默不以語為辨語不以默為隱也故曰如蘭

楊誠齋曰出處同道則禹顯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于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



蘭雜壯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初六曰：云蓋言君子敬慎之道耳。彼物措置諸地，已安矣。又藉之以茅，則安全益至，何有傾覆之咎乎？此其心蓋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至微而藉物則至安，是其用誠可重矣。斯術也，乃過慎之術也。慎斯以往，而處大過之時，凡制治保邦，无非周悉萬全之計，何失之有？擬議此文，則知凡事之貴慎矣。

天下事類成于慎而敗于忽。况當大過之時，事艱難，慎心稍有不

○

不到，便有所失，故有取于慎之至，言寧過于畏慎也。无所失，只說不失于理，而不敗意自在其中。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謙九三曰：云蓋言君子善處功名之際也。彼動于王事，可謂勞矣。今勞而不伐于人，成其王事，可謂功矣。今有功而不德于已，此乃器識恢弘，厚之至也。九三所謂勞謙者，正言以功下人，不伐不德也。其心何心哉？蓋以德欲其盛，然則功與勞，特德之微耳。何可以伐而德也？禮欲其恭，然則伐與德，乃禮之累也。豈以伐而德哉？夫是謙也，凡以致恭而已，初非為位計也。然人道



孫說以  
禮屬內  
禮屬外  
亦即不  
伐不德  
蘇說以  
德禮俱  
高內乃  
所以不  
不德

好謙足以長保其位矣。擬議此爻當以功而下入矣。

吳因之曰自古豪傑所難者不在勲猷而在德量。德量全在性靈中陶洗得潔淨精微渾然无迹。此厚之至。三字是一節。議論根子。蓋有厚德則勞謙其剩枝耳。孫質菴曰德盛禮恭要相承者大凡薄德之士恒以所得自滿不自知其德之未盛。故以所得凌人不自知其禮之當降。惟德欲增而日進則禮欲減而日恭。蘇紫溪曰勞典功在外者也。德典禮在內者也。在內者湛然冲然而天下之事功一无所與。在外者鬼然赫然而吾心之性分一无所加。故曰德言盛知有德不知有外物其器量深也。禮言恭惟見我之不足不見我之有餘其持守謹也。此所以不伐不德也。時說以功

勞為德者非。前講德字以功勞言。看來以心德言更佳。

亢龍節與乾同。即此爻而擬議之。則知處窮極者不可不變通矣。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節初九曰云蓋言君子慎密之道耳。口舌乃召禍之門。故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為臣謀而不密其言則群奸起而中傷其臣矣。臣謀去奸而不密其言則災變至而禍及其身矣。以至事關利害机藏隱微不密其謀則人皆惡其成而樂其敗。欲事之成得乎。夫失臣失身害成皆所謂亂皆始于言之不密。是以君子慎密其言而不輕出也。擬議此爻當知所以慎言矣。

文主出處之節言此及于言者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也夫子因  
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唐高宗謂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是  
君不密則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是臣不密則失身也  
寇準欲去丁謂被酒漏言是幾事不密則害成也幾事正在可成  
可敗之際此而不密是事可成而吾自害之矣害成害其成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  
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之所由招乎解六三曰云蓋言負也者  
小人勞力之事也乘也者君子御德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

器則處非其據盜思起而奪之矣所以然者蓋小人而處高  
位上則慢君下則暴民此謀利之徒得執為詞而思伐之也是  
猶慢其藏所以教人盜治其容所以教人淫而于人何尤焉易  
曰云正言六三不中不正竊居高位而為盜之招也作易者  
不歸罪于為盜而歸罪于致盜此所以為知盜也擬議此交者  
當度德而居位矣

知盜在一致字所謂招也楊誠齋曰司馬安能盜魏曹操教之  
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  
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此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  
之盜也治如陶冶之治習其容也



事而酬酢佑神变化之妙用也。摠皆天地之數也。所謂成变化而行鬼神者，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贊之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变化之道，即是神。此指著法之变化為神。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摠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易為揲著求卦而作，然著數起于河圖，故首即河圖論之。前兩節是箇圖說天地之數也。大衍句，正指著策之數。本天地來，自二分至畢矣。皆言揲著以求卦之法，而顯道節，則語其法之功用。足以酬酢祐神與前數之功用，有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相照應。末嘆其神見，非聖人強作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  
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  
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昔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于河，其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人知其為河圖之數，而不知其為天地之數。與夫數之何者，屬天何者，屬地也。自今觀之，天純陽，其數奇，而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則皆天數；地純陰，其數偶，而圖之二四六八十皆偶，則皆地數。此圖數也。尸所由衍而卦所由卜，具天下之至神焉。故造化之全功，即數備之。彼一三五七九屬乎天，是天数五也；二四六八十屬乎地，是地數五也。五數在圖，各有定位，豈不相得而有合哉！一與二云云，與十奇先偶後，而其序不紊，殆如兄弟。

相得而生成之功各專其一矣。一與六云云與十奇施偶承而其交无間。殆如夫婦有合而生成之功。妙合以兩矣。然此特自其分数言耳。若積天之五奇其數二十有五也。積地之五偶其數三十也。合天地之二數則有五十有五之全矣。不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哉。天以一三五之數生水木土地以六八十而化成之地以二四之數生火與金。天以七與九而變成之。是變起于天者化成于地。化起于地者變成于天。所以成變化者此數也。一三三四五生數也。伸而神也。六七八九十成數也。屈而鬼也。然始生雖來而伸。既生則往而屈。既成雖往而屈。方成則來而伸矣。所以行鬼神者此數也。功用之妙如此。

此二節似孔子作一圖說。上節即河圖。逐一分屬意已盡了。下節又將此數分而言之。積而言之。而積之說。就是天地間變化鬼神。總之不出此數。自此而五十而四十有九。而三百六十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都從此圖中衍出。可見河圖為數之宗。而易之原也。天地間只是一箇理做主。本一氣之流行。而其流行之序。若有所分。限節制而不可過者。數之所由起也。如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俱是氣之節。次處所謂陰陽自然之節。限總不出奇偶之次第。非真有一二三四數目寄寓在天地間也。首節言圖數皆天地之數。正見圖數即造化意。下面相得有合成變化行鬼神根子。全在上節言。憑他左來右去。交錯互見。却是天

相得自  
有合成  
變化自  
行鬼神  
而字  
可玩

地却是造化

二節相得有合重。在有合上相得特原起耳。言這五位原是秩然有序。陰陽各得其分。于是陰得陽以為偶而不患于獨陰不生。陽得陰以為偶而不患于獨陽不成。兩相配合之妙出乎其間矣。惟相合則天数合于地。地數合于天。地之數已完全大備而无遺。舉天地之全數而不出于有合之內。豈不足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乎。就此數之相得有合正見成變化而行鬼神處。非謂相得有合了。然後有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地間惟兩故化。惟一故神。兩相得而各有合。神化豈可勝窮哉。要味所以二字。天地所以生。不已者妙處全在五十之後。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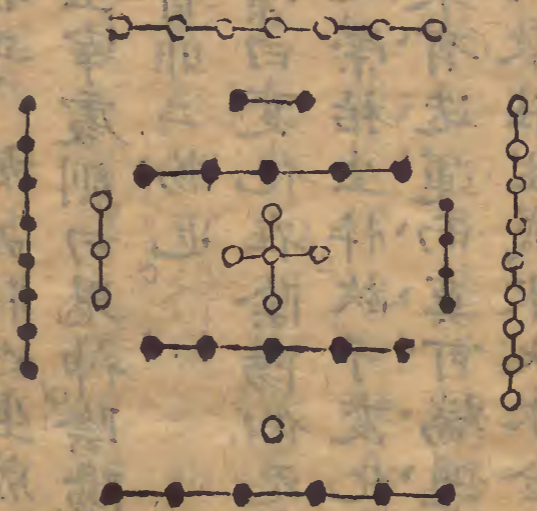
有五蓋五十是成數。五是生數。五十之極而又起五。其終始无窮之玄机乎。就五行之生成出來則曰變化。就五行之所以生成而為主宰處則曰鬼神。陰陽奇偶之外无變化。變化生成之外无鬼神。實非二物也。

郭青螺曰。變化在陰陽似无成迹可見。而盈虛消息之机可驗于物生之榮枯。生悴故于變化上著箇成字。然究其所以變化處。屈伸往來有迭運而莫可端倪者。故于鬼神上著箇行字。成變化非以此數能生成水火木金土也。生成者陰陽而此數所以發陰陽之義者故能成之。或曰變化如乾道變化之義。不當以五行分貼。變化鬼神俱就氣机言。不可以生成萬物言。蓋此言圖數中

必合積  
五十五  
數為變  
化鬼神  
者為下  
文尸數  
張本故  
金華之

具有成行之理未說到生物處也

# 河圖



本義云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一畫數既具造化之全功故聖人作易而立為尸策之數焉尸策之數有五十矣何自而起蓋河圖中宮有五十之數五者生數之極也故以為衍母十者成數之極也故以為衍子以五之一而乘其十則為小衍小衍之一其十矣以五之數各乘其十則為大衍大衍之五其十矣此大衍之全數也及用以筮兼用五十則体方而變不行故虛一以象大極止用四十有九之策則圓神不滯变化无方矣至以所用之策信手中分子于左右手果何象乎左以象天位上也右以象地位下也宛乎兩儀對待矣

取分右之一掛于左手小指之間果何象乎觀于左猶人仰參乎天也觀于右猶人俯兩乎地也儼乎三才並立矣掛一之後兩手猶未知盈縮也于焉取兩手之策各四、揲之非象春夏秋冬之運以成歲乎四數之後左右各有奇零也于焉取其餘策扞于左手第三第四指之間以成變非象氣盈朔虛之積以成閏乎蓋積策之餘以成爻猶積日之餘以成月也然不特一扞而再扞者何蓋一歲間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固成一閏矣必至五歲而再閏則前之日无餘然後別起積分以為後日之始也曆法如是故尸之揲也掛一之後既揲左而扞左又揲右而扞右則前之策无餘然後別起一掛以為後揲之端亦若曆法有再閏也之象閏不其然乎

此節至末講意

按大衍之數承上河圖而言此數之祖也是故

聖人則之以制筮焉取其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衍之其數得五十即此五十之數置一不用其用四十有九不用者乃所以為不用之用也其始平分為二則象兩而兩儀列矣取右一策懸掛于左手小指之間則象三而三才立矣隨取左右之策四、揲之、所以象四時也隨取左右所揲之餘歸而扞于左手三指之間所以象日之餘之閏也餘者歸而四十有九之策盡于此矣然後別起一掛象再閏之後別起積分也掛扞已備其揲過去的似皆无用之策然就此過揲尸數總六爻而計之則為乾坤之三百六



十可當期日矣。又摠六十四卦，凡陽凡陰之爻而計之，則為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可當萬物之數矣。玄矣哉！衍之為法也。卦爻之變  
 化，天行之功用，萬有之生成，豈離夫五十虛一之神乎？是五十虛  
 一者，著數之所以妙，易變之所以成也。故以一變言，則四營成易  
 以十八變言，則成卦以九變言，則八卦而小成，引其變之端而伸  
 之，則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觸其變之類而長之，則每卦可變為  
 六十四卦，夫其始不過四營耳。變之化，變無窮，用亦無窮，天下  
 之能事不已，畢于此乎？至于道顯行神云云，此正所謂畢天下之  
 能事者也。此尸變妙用之極，與數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何以異  
 哉？曰：知變化云云，變化者，衍也。深贊夫衍之玄也夫。

此節言聖人衍河圖中宮之數，而用以揲尸，各有所合也。且未說  
 到來卦，衍是布筭推積，就母數起子數也。必從中宮起者，圖從  
 中起之意，數起于一，備于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也。衍  
 母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就五十之內  
 以一為宗也。衍一之不用，以統四十九之用，故自分二掛，一至于  
 為三百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之變化，而一不與焉。  
 以明十百千萬，无非生于一，无一不化而為十百千萬也。故一正  
 用之所從出，豈曰置之无用之地已哉？其用之字，直貫到底。程  
 子曰：五十數之成，則不動，故損一而為用，即邵子之學所謂從  
 動處起數也。象太極之說，不必用。虛一掛二，揲四歸奇，乃天地

此節言聖人

卷十

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各正性命于天地也。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為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

初字已兼初，初再初，閏字已包三歲五歲，然猶只渾。說故下又曰：五歲再初以申其意。再初者，蓋一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而餘日凡三十有六，則去其六而用三十日為一閏，積五歲而餘日又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而得三十日為再閏。非再閏元以盡日之餘，非再初无以盡策之餘。後閏後初，意不重。氣盈朔虛者，三百六十日，一歲之中數也。天行疾于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為氣盈，月行緩于日，一歲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一十二朔常不足為朔虛。故一歲共餘

一十二日也。積分者，積餘而分為一閏再閏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著既樸矣，而過樸之餘策亦有準者。蓋策由河圖之四象生也。太陽居一而連九，則陽數九也。太陰居四而連六，則陰數六也。樸尸三變之末，凡四為奇，三奇則九而為老陽之爻，策亦四九三十六，搃乾六爻計之，則二百一十有六矣。凡八為偶，三偶則六而為老陰之爻，策亦四六二十四，搃坤六爻計之，則百四十有六矣。合之凡三百有六十，與期之日相當焉。蓋一歲中氣盈

朔虛雖有不齊而三百六十其常數也二老有此數則錯綜于六爻者即迭運于四時也數有以體天地之撰矣不特乾坤也二篇過揲之策凡陽皆乾陽爻百九十二皆以三十六計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凡陰皆坤陰爻百九十二皆以二十四計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共萬一千五百二十與萬物之數相當焉蓋天下之物氣化形化雖不一而萬者其常數也二篇亦有此數則陳列于二篇者即並育于兩間也數有以類萬物之情矣

乾坤二篇之策者掛扚之外見存之尸數也如三奇則三而九則連掛一共去二十五策仍策二十四也此為過揲之策也凡四為奇四即三也一其三而為奇也凡八皆偶八即二也兩其四而為偶也故三用其全三還是三也四用其半四減為二也積而數之三二而六老陰數也三三而九老陽數也兩二一三則為七之少陽兩三一二則為八之少陰如以二少筭之亦為三百六十合上下篇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前則掛扚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揲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此與下節策數皆生于四象也尸數生于河圖之中數策數生于河圖之外數合而觀之筮法之妙皆于造化之歲功有準焉非數也曷從而成之行之哉

前篇剛柔摩盪之變化一出乎易簡剛柔三極之變化一準乎三極。然則今之著卦而象所當一一與三極合者。夫孰非易簡自然之妙乎。三節總是四營之事故。下直接四營而成易一句。雖云過揲之策。即是揲之以四一項中策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尸既揲而卦可求矣。故有一變之易而非自成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九四度經。營則或四或五。成一變之奇。或九或八。成一變之偶。易自此成矣。夫一變之後。歷以三變。固成交也。又必積以七十二營。則十有八變。然後由初及上。而內外以備。貞悔以

全卦于是成矣。此大成之卦也。未有內體不立而外體生者。方其三十六營以成。九變九變以成。三爻則八卦之小成。自是大成。亦即此重之耳。揲著求卦之法。以漸而成如此。由小成而大成。六爻具矣。則老少形而動靜異其變。可考而知也。于是有此卦。則有此變。引而伸之。則自此至彼。其出不窮。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同此卦。則同此變。觸類而長之。則以此例彼。其變皆通。每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變既極。則著得以廣。貞神之用。而爻得以周易貢之宜。凡趨吉避凶之能事。无不備矣。

自分而為二。并下二節。俱是揲尸之法。至此方說求卦上去。既言成易成卦矣。又言八卦者。有內體而後有外體。由小成而後為

變處全  
在引伸  
觸類

大成蓋其序也。上言一變遂乘勢說到十有八變，中間內體未及發也。故足之以此句。此三節重變字成易一變也。成卦十八變也。小成九變也。變之所在正卦所由成也。引伸又是成卦之終考也。事何以曰能盡天下事皆人所能為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曰能事。下文道者能事之所以然。德行者能事之當然。顯而神之者使之然。實不知其所以然。  
郭氏曰：四營二句自一變說至十八變為一卦之變化。八卦小成以下自小成說至大成為六十四卦之變化。天下之能事畢變化之成也。可與酬酢可與佑神。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而變化之極功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畢天下之能事何如。彼吉凶之道寓于能事之中，隱于无形，難乎顯矣。惟因尸得卦而有辭，則象言象文，言變道以辭而顯矣。趨吉避凶之德行，措于能事之際，滯于有迹，難乎神矣。惟因著得卦而有數，則趨若使避若翼，行以數而神矣。故百姓不能前知，易則受命如嚮，儼然實主對待也。鬼神不能告人，易則代之開物成務，若于神明有相也。著卦功用之大如此，亦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說尸卦之用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豈非顯道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豈非神德行顯道固所以神德行就尸變言，此便是

上安承會通

卷十

十一

此與成  
變化句  
相應正  
夏罪天  
下之能  
爭處

與人酬酢而助神化之功通節宜一串說下

程敬承曰按通章節目雖只二語盡之前言天地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後言聖人衍天地之數盡天下之變化而佑鬼神要之成變化乃所以行鬼神酬酢乃所以佑神非兩層事蓋百姓顛蒙孰識吉凶非尸數之變若顯與之相對孰神趨避故一酬酢足以成天下之變化而即此是神之佑也鬼神之行也意又何神也

或曰註云助神之功此神非鬼神明矣二句俱以百姓言謂告百姓以吉凶而顯與之相對者可與酬酢也鼓百姓以趨避而默與之相贊助者可與佑神也

不可數  
陰重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妙哉尸卦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苟能緣法通奧而不泥于法則知法之所以進退離合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此節單贊尸法尸法即變化變化即道即神不重人知上言人知變化之道方知得他妙處此神與上節不同非有神以主之也只是變化出于自然與下章惟神也神字同陸庸成曰此章提醒人處全在成變化而行鬼神句天地間无非變化鬼神之妙用摠天地之數其成之行之宛然可見聖人即數以用之著法其各有象準者若天地之數默運于法中故能成易

成卦引伸觸類其顯道神德行處便是天地之變化鬼神著亦得  
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贊而嘆之曰知變化云云為乎蓋  
指著法之變化即是神之所為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摠承數法  
而並贊其神也神妙變化而為言故知鬼神之行即在成變化  
處蘊子曰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耳變化之間神无  
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為神則不可  
又摠意通章總言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啓聖人之獨智聖人  
因數以作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大抵天地數之原也尸策數之  
衍也卦畫數之聚也河圖則所以洩天地之秘而開尸卦之先也  
此皆一神之所為也

易有聖人三章前章言著法生于河圖之數而变化一歸于神  
則神者非人之所能為也聖人之功幾氓矣功之氓者道不彰則  
所謂極深研幾吉凶與民同患與立象設卦係詞通變鼓舞這段  
精神摠屬于空豈易能自告而著能自神耶故下三章隨繼之曰  
聖人之道曰聖人以此洗心曰聖人之意見易之神實賴聖人而  
著也每章貫之以神俱是神之所為生出耳

易有聖人章全旨此承上章神之所為句說來蓋自句管以下  
詞占象變俱有矣詞占屬卦象變屬著至精至變已極變化之道  
矣尚未發明易道之所以神為聖人極深研幾之功故直接上曰  
易有聖人之道四四者一之為也有者无之歸也至精至變皆聖

心之神之妙用也知此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夫易之作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則知聖人之精因易以示是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占象變是已故人之處事而用易以言者尚其精切之辭心之應事而用易以動者尚其化裁之變動之有成績者為制器則于剛柔之定象尚之臨事審決為一筮則于得失之占報尚之易作于聖人用周于天下如此

別一道字已狀神字在內尚取也其字指聖人四者只以一事貫言者講論此事之理動者心之謀度欲為此事制器者動之已成

欲此事之見諸行也卜筮者欲審此事吉凶也擬之後言尚辭

也議之後動尚變也象事知數占事知來尚象尚占也變指七八九六象指老少動靜制乃心之裁制也器者有定理凡事皆就規矩一如成器之制卜筮是借字取決疑之意如卜相之卜原筮之筮此節泛言易之可用兼居動兩端不指筮言下文二節方就筮易上發明尚之意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然人所以尚辭尚占者何哉以辭占至精耳君子將見諸躬行而有為也將措諸天下而有行也吉凶之來物未知故抱尸問



至精渾  
融合一  
之妙遠  
不幽深  
不得而  
折亦不  
得而清

易以言所行所為之事務則受人之命隨中隨答如嚮之應聲  
无番待也且應之極周焉所問之事或遠而天下萬世近而几  
席瞬息出而氣鼓推迂深而念慮萌動舉來物吉凶遂知无遺  
此无他由辭占之理潔淨精微極天下之至精故能如此向非  
至精則實之不稽何以待虛俸之不該何以應用叩未必應語  
未必詳安能應之速而无遺哉惟辭占至精此以言以卜筮者  
尚之也

二將字有味天下事有未然者其机窳惟未然而將然則離于寂  
而已向于動有已然者其机顯惟將然而猶未必然則涉于顯而  
尚属于微故須問易來物謂將來吉凶人之所問正以來知此

也至精者上通鬼神下通物理而无一理不具精及无形粗及  
有象而无一理或遺細微曲折縝密詳盡无所滲漏之謂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  
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人所以尚象尚變者何哉以象變至變耳彼四營成易是為一  
變奇偶所由分也于是即左右之所歸三以數之于前合先後  
之所劫五以數之于後則其策或四五之寡或八九之多皆辨  
之不差矣三變成爻必有其數老少所由別也于是分之左右  
而交互以稽其實列之低昂而摠挈以合其歸則其數或九六  
為老或七八為少皆稽之不紊矣參伍以變特一變耳由是通

三變皆此參伍則天地之文遂成矣蓋天地著造化之迹而文見焉不外陰陽之老少也變為既通或純乎奇偶而老陰老陽之晝成或雜乎奇偶而少陰少陽之晝成其剛柔之交錯猶其象形之變化也錯綜其數特一爻耳由是極六爻皆此錯綜則天下之象遂定矣蓋天下有事物之感而象立焉不外動靜之兩端也數為既極將見或九六多而以少者為動老者為靜或七八多而以老者為動少者為靜其陰陽之消息猶其事物之動靜也若此者蓋由象變圓神不滯極天下之至變故能如此苟非至變則滯于陰陽膠于動靜孰能成文定象如此哉惟象變至變此以動以制器者尚之也

參伍錯綜俱是假借其模樣以明謹審之意參伍以變凡變皆如此但就一變說通其變三變皆參伍也錯綜其數六爻皆如此此但就一爻言極其數六爻皆錯綜也參伍者既考其左手歸奇之策復考其右手歸奇之策猶筭數先以三數之後以伍數之也錯綜者謂將三變之策布而為三掣而為一也交而互之或以一變之策而與再變相交或以再變之策而與三變相交是即一左一右摠而掣之是將三變之策摠起來計數看是九是六或是七是八所謂摠而掣之一低一昂之謂也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已成三變已成則有老少故曰成文少者陰陽老少之文六爻已具則有動靜故曰定象少者卦爻動靜之象天地之文如日月

星辰山川土石，總是陰陽老少之變。既通則奇偶錯陳，老少間雜，宛如天經地緯，燦然成章。天下之象，不過陰陽動靜數到完處，則動靜已著，宛如人事紛紜，而天下之象遂定。上云通變成文，雖已成陰陽老少之象，然此時安知老者為動，少者為靜乎？未定也。惟極數然後象遂定。至變者七八九六，不膠于一，動靜老少不拘其常，屈伸往來，進退離合，无所留滯之謂也。程敬承曰：天地間陰陽變遷，本无定在之可拘，而消息盈虛，自有至理于其間。象變本此至理來，所以變一通而文遂成數一極，而象遂定。

玩一至字至者无以加也

潘雪松曰：非精則粗，非至精則猶未離乎粗，非天下之至精則精猶可方物，此最剖得明。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然精變之妙，孰非神所為乎？凡物有心，則有思，有為，著卦无心，何有于思，何有于為也？方其著未撰而卦未求，詞占隱于无形，象變藏于无迹，來物文象之理，寂然不動，及其尸動于分撰掛枋之餘，卦成于十有八變之後，則受命如嚮，而來物周知，通變極數，而文象畢洩，若是通天下之救正，其无思而无不思，无為而无不為也。若此者，以辭占之精，變之變動，中有靜而不滯于動，靜中有動而不泥于靜，極天下之至神，故能如此，使非至

前三逐  
字已合  
有神字

如此  
方見  
神无方

神寂則淪于靜矣感則滯於動矣孰能寂而能感如此哉

夫詞占一卦也象變一著也著卦皆易也章內前後四易字皆同

夫子欲形容其感通之妙故先以无思无為起語妙在寂而能感

上寂然是易之本体一感遂通正是无思无為之妙用惟寂故无

不通其无不通處常是寂此易之神所以无方神即精變之自然

在遂通上見上曰遂知遂成遂定便是遂通天下之故

沈氏曰人所懂不靜者非為天下耶人所憤不通者非天下

之故耶故者天下所固然也不動也其動者事變之日新耳亦天

下所以然也至寂也其不寂者靜翳之迹象耳有以未問未命未

通未極言寂者境之寂也易之寂精之中又含精為精之又精而

能物為變之中又包變為變之又變而孕有為故一發其絨一觸

其机而遂通遠近幽深造化人事之故此天下至神也神故无思

无不思无不思而卒无思无為无不為无不為而卒无為朱子曰

寂然者无時不感通者无時不寂吕藍田曰寂然之中天机常

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寂感二字要看得一貫感是自內感不是

外面將物來感也按首一節辭占象變雖云四者而其下文所

論則皆占也是以節占之事也參伍節占之法也无思節占之理

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夫詞占象變皆易也何以若斯之至精至變至神也蓋來物隱

極研本  
聖心精  
變來

于无形。所謂深也。聖人極之于詞占之中。是詞占者。聖人所以  
究極乎幽深之理也。精之至而能神者。此也。文象隱于未判。所  
謂幾也。聖人研之于象變之際。是象變者。聖人所以研窮乎几  
微之理也。變之至而能神者。此也。

上言用易之事已畢。此言易為聖人所作。以申首節見易之所以  
精變神處。下節易用於天下。申前二三四節見人當尚意極未形  
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夫極非極之使淺也。深无不濬  
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也。幾无不中之謂研。要補出神字。庶下  
節惟神也。方有根據。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

以是知詞占一深也。象變一幾也。几深出于自然。一神也。惟極  
之而深。故問焉。以言之。下吉凶以明。而天下之志為能通之。惟  
研之而幾。故通變極數之後。趨避以決。而天下之務為能成之。  
惟深且幾之神也。故遂知遂成。遂定遂通。而聖人不知其所以  
通。所以成也。天下莫知其何為。而通何為。而成也。殆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其神之至妙。至妙者歟。

惟深本極深。來即天下之至精。惟几本研几。來即天下之至變。惟  
神承深。以通志。几以成務。來即精變之至妙。處神本无疾。无速。无  
行。无至。只是形容神之妙處。不用人力耳。

程敬承曰志之弗通必有深求而不得其解者深一極于聖人而天下之迷者開矣務之弗成必有幾微而岐于兩可者幾一研于聖人而天下之怠者奮矣極深研幾總謂之神非思慮所及若思為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為之擾便觸途成碍矣未要補出通志則以言以下筮者尚之成務則以動以制器者尚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詞占象變之尚夫人者不知誰之所為

楊氏曰易何為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于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竟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為治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

務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與變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一  
念不踰時經緯萬變而半步不出戶豈待疾而速行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于一心推一心之神于大易此易道所以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然非聖人不能有此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極深研幾之謂也易道之神一聖心之神作易之功大矣  
謂之聖人之道則至精至變至神俱要根聖心來此之謂內須以神字為主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非有寂然感

聖人之  
道應前  
章變化  
之道此  
之謂應  
前章神  
之所為

上章會通 卷一  
通之神。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

夫易何為章全旨。通章重興神物以前民用。一句上章言易道之神。皆聖心之神。此即接上言聖心之神。寄于神物之神。洗心退藏。興神物之本也。其始則造化生之。而其体則太極立之者也。定吉凶成疊。神物之功用莫大矣。合而觀之。神物之興也。上因乎天。而為則之象之效之下利乎民。而為示之告之。斷之。總所謂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者也。乃其本則聖心之神智先之矣。蘓紫溪曰。此章書若層見疊出。而其實天道民故盡之矣。易之書原乎造化。天道也。易之用周乎天下民故也。天人之理盡于太極。太極之理具于聖人之洗心。易之原也。而其實則皆神之所為者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夫易有卦爻以立体。有著龜以達用。何為者也。以物之迷于兩可。則詔之吉凶。顯蒙開焉。務之墮于猶豫。則示之趨避。几務成焉。以至天下之道散于物。見于務者。吉凶貞勝。易則冒焉。易所為也。如斯而已矣。是故聖人知易可以開物。故制卜筮以通天下之志。使吉凶不迷。知易可以成務。故制卜筮以定天下之業。使趨避不急。知易可以冒道。故制卜筮通志以斷其心之疑。定

本象此  
童專言  
下筮卜  
只帶說

業以斷其事之疑使義理不眩易足以周民用如此  
夫易何為者也无思本无為而天下之為莫非易為之也開物成  
務本上章通志成務意總之謂聖人作易為通志定業斷疑設也  
此節為卜筮而發開物三句且泛說聖人三句方著卜筮說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  
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夫易之用周于天下而易之理具于聖心是故易之所有著卦  
爻耳著之揲也老少无定位動靜无定体妙于兩在而莫測非  
員而神乎著之既揲有卦焉淑慝之辨得失之分確然一定而  
燭照非方以知乎卦之所有爻焉時位屢迁當否異用變易  
吉凶以告人非易以貢乎此易之妙也然易未作之先聖人渾  
渥是三者之德于心而渣滓盡融一心之中无非易一易之外  
无所襍若以此三者洗濯其心焉故方其无事也歛神智變易  
之德退藏于靜密與寂然不動者同体及其有事而吉凶憂民  
之不能趨避與民同患也此心隨感而應未來之吉凶難逃其  
先見之明已往之吉凶不出其素藏之蘊與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者同用此无卜筮而知吉凶也若此者孰能與于此哉惟古  
之生而聰无不聞明无不照睿以通微知以周物得著卦之理  
不假著卦之物如神其威武不假殺伐者乃能與于此也



圓神故  
能通志  
能知故  
能定業  
易貢故  
能斷疑  
聖人指  
作易者  
退藏以  
下正是  
洗心不  
必分動  
靜

上言尸卦爻之用。此言尸卦爻未作之先。此理已具于聖心矣。乃  
聖人心易之妙。作易之本也。首三句輕引起。就卜筮上看。負便  
神方便。知易便貢。貢則流通不滯。而兩在莫測為神。方則一定不  
易。而是非可見為智。易則各因一節。而以吉凶獻出為貢。洗心  
无工夫。聖人一心原具。此尸卦爻之理。而一疵不存。如把此三者  
洗濯其心。至潔淨至精微也。洗字是形容其澄徹之妙。非真把尸  
卦爻洗也。洗心中淵。涵神知却渾然。不見有神。知其退而藏之于  
密也。與天地之靜專。靜翕一矣。朱子曰。密是主靜處。萬物出焉。心  
中渾然。此理別无他物也。退字藏字俱有味。如入退入去。藏在密  
室中。誰能窺之。

同患乃  
民之吉  
由聖人  
代為患

程敬承曰。聖人妙處。惟藏之密。即窅然之体。神知之舍也。德合  
天地鬼神。而心涵宇宙。民所患者。吉凶。聖人隱通之矣。蓋  
聖心自有卦爻吉凶。故吉凶與民同也。吉惟患其不即凶。惟患其  
或罹。乃其間幾有先而未兆。理有定而可據。惟取此心密藏之神  
知。一一坐照之。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即員神也。知即方知  
也。所謂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也。洪覺山曰。洗心退藏  
于密。自然心合卦爻。與民同其吉凶。而无二理。故能與民同患。故  
能知來藏往。故能明天道察民故。故能與神物以前民用。神以  
知來。以著之。德知來。即占事知來。知以藏往。以卦之德。藏往。即象  
事知器。陸庸成曰。夫神內啓。知故言知來。知含于神。故知來之

知即藏往蓋知合于神縱可坐照天下之來而知不離神其未  
 來之理在退藏中莫非往也是感遂通未嘗不寐聖心與著卦之  
 易一而已與于此指伏羲也 聰明睿知即神智意神武不殺承  
 聰明睿知來聖人聰明不以聞見睿知不以思慮即神武之威不  
 以殺伐神其武也无卜筮而知吉凶之喻也摠之以四字言則曰  
 聰明睿智以二字言則曰神知不著字眼言則曰洗心其為心易  
 一也要識得此節通是聖心未用之易即同患知藏皆預料他如  
 此至下節方是作用之實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有心易如此是以心通造化明天道之消息知周萬物察  
 民故之利害天人皆知則知著龜洩造化之秘而斯民趨避之  
 用宜有以開其先于是因著興筮因龜興卜使民先事而知吉  
 凶亦得與神智之能矣至于考古之際无以此齋焉而用志不  
 分戒焉而操心无斁使以吾心之神合著龜之神以著龜之知  
 驗吾心之知而知來益精藏往益徹也不有以神明其德夫  
 是以字承上洗心來惟有洗心之易是以有尸卦爻之易也明察  
 即神智之用聰明睿知之符也是自然的无工夫 神物者以為  
 神耶則既物于物以為物耶則神所寄焉故曰神物民用即上通  
 志定業斷疑也前字佳顯蒙之俗昧于趨避得神物而前耳民用

明天道  
 二句不  
 平玩而  
 字可見

可見物  
不自神  
其靈在  
也

前則聖人之患釋矣。以此齋戒。又以此洗心。之得也。言以此卜筮。而齋戒。非卜筮時致齋戒也。神即知來之神。明即藏往之知。項氏曰。其齋即洗心也。其戒即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即與民同患也。程敬承曰。聖人以此齋戒。諸說謂聖人自用易。恐與上下不貫。愚意是言神物之興。非徒以卜筮推測而謂之神也。以聖人齋戒。神明而謂之神耳。聖人之心。豈待卜筮時齋戒。聖人之德。豈待齋戒。後神明想其洗心。密藏嘗自湛然。肅然无念。不與鬼神通。亦无息。不與尸卦之神。知合。若以此之神。助我之神。以我之神。落此之神。故曰。神而明之。存乎聖人。沈德培曰。洗心不可知。強而名之曰齋。戒密藏不可窺。強而尊之曰神明。總之一境耳。信乎神物非聖人不能興。以聖人之德。故自神明也。

雪松曰。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齋者。所以齊不齊之思。有為則與物敵。故欲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人心本神本明。本與鬼神合其吉凶。非自神明其德。何以啓神物之靈。非自齋自戒。何以能神明其德。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蓋以此教天下也。德神而著卦之用神矣。折衷云。聖人向主作易說。以聖人作易時。即謹于考占。以神明其德。使卜筮不謬。足以前用也。考占是作易時考其當命何占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

之謂之神

自聖人興神物以前民用者言之。是故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一動靜也。方靜而机歛于无。如戶斯闔。陰之事也。謂之坤。動而化達于有。如戶斯闢。陽之事也。謂之乾。徃闔而闢。氣序相禪。有更相互換之義。非變而何。闔往闢來。如環无端。有流行不滯之机。非通而何。夫化育流行。物生于其間矣。夫生。僅端倪可見。輕清未形。乃謂之象。及其既生。則形質已具。重濁有迹。乃謂之器。此生物之序。著龜生其中矣。聖人因著為植物之神。制為四十九策。使人用以筮。因龜為動物之神。制為七十二刺。使人用以卜。此聖人之神道設教。古今則之。不曰法乎。法既立矣。由是

神物利用以出。民咸用出。神物利用以入。民咸用入。此則百姓自然之日用。不知誰之所為者。不謂之神乎。至于神而聖人與民忘其用矣。孰非明天道察民故中來耶。

此節正見尸龜之為神也。如云聖人明天道而興神物以前民用。則盡天之道。周民之用者。神物也。天之道。乾坤變通盡之。見象形器而神物生。則乾坤變通之意。盡之于神物矣。神物本具是道。而聖人修之以立法。神物利用出入而百姓用之。以盡神民生之用。周之于神物矣。

乾坤以陰陽言。產生之戶也。變以一歲言。通以萬古言。乾知始。僅乃為象。坤作成斯。乃為器。是閤闢變通之机。坐乎著而著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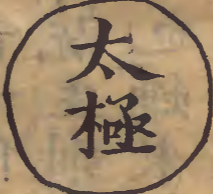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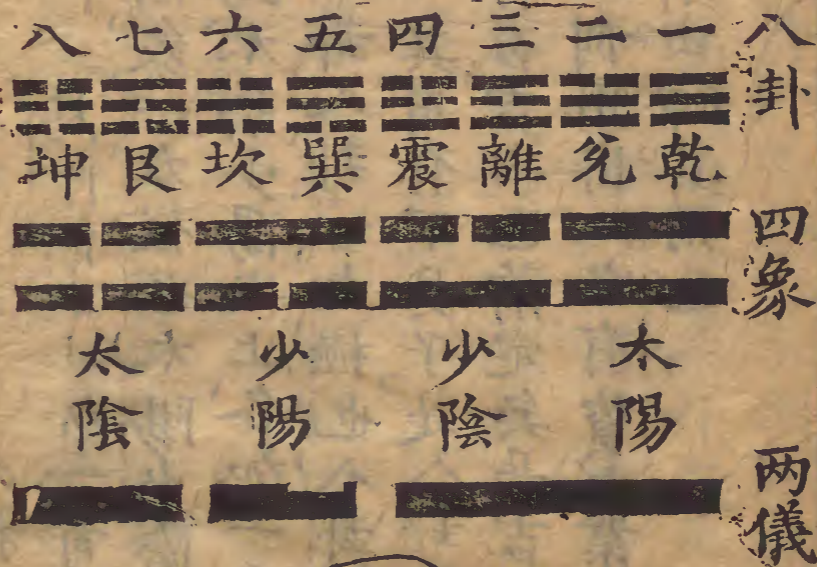
與前辭  
象器分  
乾坤異  
常有象  
器指尸  
記者

則○圓○神○之○用○包○含○而○未○剖○耳○在○制○用○者○立○之○而○有○準○故○為○法○在○用○  
之○者○由○之○而○不○知○即○為○神○至○是○則○乾○坤○閤○闢○變○化○之○妙○在○斯○民○日○  
用○中○而○齋○戒○神○明○之○用○自○聖○心○而○通○于○天○下○萬○世○矣○此○節○三○箇○用○  
字○俱○應○前○民○用○字○看○來○前○言○尸○之○德○則○神○物○與○制○而○用○之○單○指○  
尸○言○不○必○兼○龜○說○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

聖人作易既有著龜以妙其用必有卦爻以立其体以卦爻之  
序言之是故陰陽之變所謂易也要皆理為之宰是易有太極  
也太極動而生陽則一奇以象陽靜而生陰則一偶以象  
陰太極生兩儀一儀一太極也陽儀之上加一奇一偶則太陽  
少陰生焉陰儀之上加一奇一偶則太陰少陽生焉四儀生四  
象四象一太極也太陽少陰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  
生焉太陰少陽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巽坎艮坤生焉是四象  
生八卦八卦一太極也八卦既生則六十四卦不過因而重之  
耳其用有不具乎是八卦也雖未斷其吉凶而時之消息位  
之當否吉凶已前定矣是吉凶也雖未有所趨避然得失之報  
明而利用出入之有資大業已造端矣孰非太極推行哉此尸  
龜所由神其用也

八 卦 次 序



邵子曰一分為二二分  
為四四分為八也說卦  
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  
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  
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  
逆推四時之比也六十  
四卦次序放此

陶開變通皆易也而係四象八卦皆效關而為通此正著而用法

此推言卦爻所自出也重易有太極句閣關變通易之流行太極者其主宰也易者陰陽之變已含兩儀四象八卦太極亦即易中之太極不可泛指造化之理言蓋卦爻之理即太極也兩儀四象八卦俱是影此理名目兩是陰陽儀者以此奇偶二畫即是陰陽之儀形也四是陰陽老少象者以此再加四爻即是陰陽老少之模象也卦者謂以此理懸掛而示人也三生字然都在爻卦時說下節八卦已兼六十四卦看凡係辭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定吉凶即通天下之志生大業即定天下之業二句不平但此都從卦中自有的不涉卜筮此二節摠見神物之用因是以行也折衷云上節体立下節用行而宗義云不必分

二條會通

卷一

二十七

張南軒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之也。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其生生者所謂閤闢而變通者也。太極之所以生之者。又其所以閤闢而變通者也。至于吉凶既定。元疑趨避。生出極大之事功。此生生之妙。非有所以生之者。為之主。耶。極者理之至處。太者大之至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然尸龜功用之大。豈易言哉。凡物有頭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

乎天地。運行于天地中。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昭著于天地間。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至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誰非崇高。惟富有四海。尊為天子者。為尤大。智者作法。巧者創始。誰非制作。而備水火動植之物。致斯民之用。立大小方圓之器。利天下之民。惟聖人為尤大。天人之功用如此。而神物可知矣。至若理散萬事。雜然賾也。能探討之。理伏幾微。淵然隱也。能索出之。理妙于氣數者。深也。鈎之使明。理限于時勢者。遠也。致之使近。于以定天下之吉凶。而得失之報明。成天下之亹亹。而趨避之不倦。若此者。惟夫尸以筮。龜以卜。前民者。无加矣。莫大乎尸龜焉。

此承上  
大業未  
正言易  
中之大  
策

上言定吉凶生大業此卦登之功用也而非尸龜則无以彰故此  
舉造化人事之大以形容尸龜功用之大見尸龜之用參天地配  
四時並日月與富貴同尊與聖人合德也天地四時日月盡乎造  
化矣富貴聖人盡乎人事矣蘓子瞻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  
地所不及富貴制之富貴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著龜決  
之重尸龜一句講尸龜處須粘著聖人說補出致用利天下方佳  
倫物致用因材質之宜致取用之節也物是天地間見成之物  
如以五穀為粒食以禽獸為鮮食以薪供火以水供湯之類是也  
立成器是制有成之器也如教人網罟以佃以漁舟車以濟弧矢  
以威重門擊柝以待之類是也兩句對說可或以立成器在倫物

致用做出亦可 周隱深遠提之是天道民故分四平者皆卦文

兇吉凶  
二句與  
前節吉  
凶大業  
相應宜  
半說

所具吉凶攸寓者也如事理雜揉談如此做又該如彼做謂之贖  
探者討而究之以歸于一也如事机物兆尚潛藏而不露謂之隱  
索者攷而求之以洩其秘也根于理數入于性命不可窺測者為  
深鈎則曲而取之使淺而易見也如在千里之外千百載之後不  
可逆料者為遠致則推而極之使近而易知也一說贖者常隱  
探討至贖而索出其隱深者嘗遠鈎取至深而推致于遠李九我  
主此 疊、根吉凶來朱子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  
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住不得則其所  
以疊、者卜筮成之也

二卷之會通 卷十 三十一



此節要玩箇大字。易之理本于太極。天下之至精也。易之用通乎天下。天下之至大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然易雖作于聖人。而原實由于造化。故惟天之生物也。凡有圓神之德。龜有伏藏之智。而後聖人法而則之。凡用以筮。龜用以卜。不過則天之所生耳。卜筮中有變化。非无自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各有變化。故聖人效之。而九六迭用。剛柔迭居。凡卜筮中有吉凶。非无自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垂象。見吉凶。故聖人象之。得斷以吉。象休徵也。失斷以凶。象咎徵也。蓋由當時龍

馬負圖而出于河。神龜載書而出于洛。九宮八卦皆兆其數。陰陽進退皆居其中。而道之變化。幾之吉凶。于此而顯。天蓋以此理著于圖書。而聖人則之耳。何莫而非天道之自然乎。

此摠上文。言尸龜立而天道人事之用已備。豈不至神矣哉。然皆本于造化也。以天生神物二句為頭。下而變化吉凶卦畫。皆卜筮中有者。皆根神物來。有神物則有往來閤闢之變。而陰陽之變化。天地之變化也。有神物則可以定天下吉凶。而卦爻之吉凶。天象之吉凶也。有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奇偶之成。又定象。河圖洛書之文也。

此章因莫大乎尸龜。句。河出圖。洛出書。句。遂于興神物制而用之。

宜照陸說以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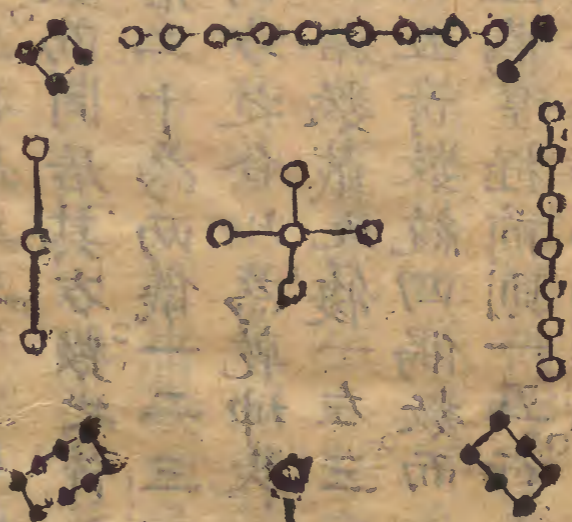
併此節俱以卜筮並言細味章內數易字與尸之德節儀象八卦等節通章宜以尸言興神物制而用之俱指尸此節亦指尸而龜只帶言耳然作易本于河圖何以言洛書也亦以理一而已圖書之縱橫黑白不出陰陽易之儀象不出奇偶則之非規、模倣其方位與數也即擬形容象物宜也悟一陰陽字便破圖書之義耳切不可謂則書以作易尸龜圖書皆有迹故曰則日月有象故曰象變化屬氣故曰效陸庸成曰尸之神天人參焉者也聖人又因天地者也用著以筮即則天之所生著策之變化即效天地之運著卦之吉凶即象天之所見著數之大衍與參伍錯綜即則大地之圖書於是撰著求卦之後民得以見所示聆所告知所斷

天地之用無不前矣

圖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此是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數之体也則圖以画卦虛五與十為太極奇偶各居二十為兩儀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偶之空以為兌震艮巽為八卦也洛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獨居中此是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數之用也則書以叙疇實其中五為皇極前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後則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也先儒有謂羲皇格天而出圖神禹格地而出書以河洛分天地不可從

洛

書



按書與圖實相表裏。其中五即圖之中宮數也。圖以生數統成數。書以奇數統偶數。故圖主合。書主分。分者未始不相連也。圖一六居下。書則一六連矣。圖二七居上。書則二七連矣。圖三八居左。書則三八連矣。圖四九居右。書則四九連矣。圖太陽一連九者。書一九對位也。圖少陽三連七者。書三七對位也。圖太陰四連六者。書四六對位也。圖少陰二連八者。書二八對位也。然何以缺十。圖之中原為成數之終。以衛五而居沉。書之八位相對。皆得十數者。故缺也。五獨在中。凡往來交錯。數各十五。以分陰陽老少。則何者。乾鑿度之說不可廢也。

姚永菴曰。世謂河出圖。聖人則以作易。洛出書。聖人則以叙疇。不

知此圖書相為表裏無非易之理也。則圖可以作易。則書亦可以作易。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其位主於合。而其序主於生。書以五奇一統四偶數。其位主於離。而其序主於尅。圖著其方。以象而存數之體。對待之易也。書著其圓。以數而呈象之用。流行之易也。虛實其中。恍乎太極也。離合進退。宛乎四象也。析其四正。補其四隅。依稀乎八卦也。故曰聖人則圖書而作易。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既作則有象辭占矣。何非前民用哉。吾見樸尸之後。易有陰陽老少之四象。純乎老少者。示人所值之卦也。雜于老少者。示人所值之爻也。所值卦爻各有所係之詞。彖言象告人以全体。

也。爻言變告人以一節也。至若詞之所告。定之以吉。所以斷其趨也。定之以凶。所以斷其避也。至此則志无不通。務无不成。疑无不決矣。故曰夫易云已者也。

此正與神物以前民用。樞結上文與首節相應。示即通志。告即寤業。斷即斷疑。象詞占。俱指樸尸言。潘雪松曰。此篇專言尸之神。然尸之所以神者。以其能取出卦之方。知六爻之易。貢者以示人而定吉凶之占。使人得以生大業。此所以神也。

三句宜串說。重吉凶上有象必有詞。有詞必有吉凶。玩一定字。斷字。樞見通章卜筮之易。无非欲人趨吉避凶。以奉天道而已。陳氏曰。統而觀之。可見聖人作易本于一心。原于造化。以立卦爻。

之法象。而裁尸策之變化者。无他道也。不過使人卜筮以知吉凶。成事業而已。始之以開物成務。終之以示所以告所以斷也。故曰易為卜筮作。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何哉。以盡保有之道耳。祐者助之義也。順者天道能順則從理无違。天必眷矣。信者人道能信則誠一不二人必從矣。上九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身所履者信而動必以實心。所思者順而慮以下人。又尊尚六五。信順之賢。此皆滿而不溢。盡處有之道。而合天也。是以云利也。

易只言天。夫子無言人者。天心與人心一也。合得人心便合得天。心履信思順。就上九下從六五。上看出他立心制行。來信在心曰履。順在事曰思。内外交致。信順之極也。此非履滿不溢者不能獲福于天。豈偶然哉。

按此非錯簡也。言人于此四象所以示係詞所以告者。依其吉凶斷而行之。則天无不祐助。故引上九爻詞以證之。

子曰書不章全旨。此章重一意字。前三節言聖人作易之事。惟立象以盡意。而以乾坤二節申之。後三節言用易之事。貴得意而

忘象而以極賾四句引之作易用易皆非聖人不能也。按一部易書乾坤二畫包盡及論到極處則又併乾坤忘之所謂聖人之意只在一竅神明中會之耳。

程敬承曰前數章贊易之神曰无方曰不測曰不疾不速利用出入詳哉其言之矣尚未論及用易者之以人而神也故語立象盡意而歸諸神語得意忘象而歸諸神明之人不有其人而易道豈能自神哉故神者道之入于无形者也神明者德之体于不言者也人之神與易之神合其斯為至妙至妙者欤。

細分之。以立象盡意為主乾坤節見象所由立形上節見意所由盡夫易二節不重只是原卦爻引起下文耳以作易言則曰謂是變通因化裁推行而後有也以用易言則曰存是化裁推行因變通而後施也自成自信自變自通斯所謂神明之人即前立象盡意之聖人也故又曰存乎德行。玩開口說書不盡言不盡意便知此章大旨惟不盡意故欲立象以盡意亦惟不盡意又欲得意而忘象。

子曰書不盡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子曰書以載言而言之煩悉非書能盡言以達意而意之含蓄非言能盡然則聖人憂世覺民之意終隱而不可見乎曰非也。

聖人極天道民故于一心意欲宣之覺世也以言之所傳者淺而象之所示者深于是画一奇象陽画一偶象陰則体貞對待而包含无外用妙流行而变化无方言與書不能盡者以象盡矣然意之所包有情偽情偽未盡即意未盡也由是即此象摩盪之設為六十四卦則消息異時而小大判當否異位而淑慝分情偽有不盡乎意之所發有言未盡即意未盡也由是即此象發揮之係彖詞以言材而全体義著係爻詞以言變而一節義彰言有不盡乎然卦詞既立其体使不有達其用聖人之意窮矣于是即象之趨時者制為七八九六之變通之可行則吉趨凶避行无不宜而利盡矣由是即象之變通者作民行也情妙為鼓舞則自趨自避莫知誰之所為而神盡矣盡利盡神聖人之意有遺蘊耶

重立象盡意而設卦係詞變通鼓舞則象之愈演而愈詳也盡情盡言盡利盡神則意之旁通而曲盡也聖人何意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此意非言所能盡又不能使天下默喻吾意則有立象以盡之情偽象之淑慝也言象之精蘊也變通象中摩盪之机也鼓舞象內自然之用也盡利至于入神意无餘蘊矣立象以奇偶言設卦以六十四卦言朱子曰盡意不獨聖人有這意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盡情偽不是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情只當善惡言係詞根情偽來情者吉詞偽

者凶詞盡言者凡他書所載一事自為一事一言自為一理不能相通易是稽實待虛只依卦爻之象說个道理在此使天下之事无不談天下之人无不可用也故曰盡言變通以占言因尸卦陰陽老少之變而得其通行不滯之理趨避從違由此以決故曰盡利楊氏曰盡意盡情為盡言者皆所以為天下利即爻詞之利无所不宜也恐其利未盡又于往來之變通之鼓舞不出變通之外有此變通之利則民皆樂于趨勇于避若聖人振作而興之此民生自然然而然不知其誰為之使是為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然立象所以盡意者以此乾坤二爻其能包含夫易變而為易之緼耶試觀乾列于左坤列于右雖未陰變陽化而所以化陰變陽者已立乎其中矣向使毀此乾坤之爻而不立則何者為陽何者為陰變化之体不可見矣變化之体既不可見則陽何以化陰何以變化之用或幾乎息矣夫變化必不可息此所以必立象也

上文立象盡意只說个大槩尚未說到立象所以盡意處故此舉乾坤以申釋之以見乾坤二象不可不立也至下節方說出盡意前三乾坤以兩爻言末乾坤以陰陽變化言四易字俱指變化舊以首易指易書



一真正 卷十 三十八  
緼與門別緼是從他包蓄處說門是從他生出處說 乾坤立而  
易立乎其中是象一立而設卦係詞變通鼓舞皆自此出也乾坤  
毀至乾坤息是象不立而設卦係詞變通鼓舞亦自此泯也 要  
之乾坤變化那有息時特反言以明乾坤為易之緼必不可无二  
象之立也下節形即象也而道器融貫變通事業出焉則意盡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象立而意何不盡耶故此乾坤之在卦爻也陰陽之形也自其  
超于形而不以象囿者形而上也斯則太極真機主宰是器者  
謂之道固乾坤之精也自其泥于形而可以象求者形而下  
也斯則奇偶成質承載是道者謂之器固乾坤之迹也因此  
乾坤自然之化而裁之為七八九六之數則或七或九陰變為  
陽或八或六陽變為陰不謂之變乎亦乾坤之為變也推此乾  
坤化裁之理而行之于日用動靜之間則吉凶明而事無疑趨  
避決而行无窒不謂之通乎亦乾坤之為通也至于舉此變通  
之法措諸天下之民使民皆因筮求變因變求通則務无不成  
業无不定謂之事業矣事業又孰非乾坤之妙用哉曰道曰器  
易之体所以立也而情偽與言盡此矣非聖人意之著乎變通  
事業易之用所以行也而利與神盡此矣非聖人意之推乎信  
乎乾坤為易之緼而立象足以盡意也

只道字  
貴亦佳  
象之所  
在即道  
也裁也  
行也措  
道也

此節正是盡意承上言乾坤為易之緼則易中所有何者非此乾  
坤程敬承曰象形也奇偶二爻是也當初聖人畫象本以該載道  
理特理无形而奇偶有形有形者即以形天地間之无形者故形  
一耳非果有上下兩層也道與器亦一耳非果有精粗兩歧也盖  
自易之理言則為形上而曰道自易之爻言則為形下而曰器大  
意謂此象立而天地間之无形者有形者俱載其中以明乾坤二  
畫包蓄无盡耳是故有自然之變通有自然之事業特因化裁推  
行舉措而後見原非待此而後有也此立象足以盡意也

道器俱以形言只是上下間分別一箇界限分明器即道、即器  
有分別而不相離也盖指器為道不得離器言道亦不得蒙引云

即今把這卦爻看上面都有一層道理在而卦爻不過其象貌耳  
化是陰陽本有的經聖人裁過便為變化已是漸次將變了、變  
便變了如陰窮于六將化為陽聖人裁之為陽畫把陰的頭面都  
改換了故謂之變、有變而當動之爻象明矣據此當動者而推  
行之即是通、是通其變之化裁者、化裁推行舉措一說俱屬  
聖人事業亦屬聖人之事業桃鳳梧曰只說易之所有方與首節  
有別不必着聖人、看來道與器即乾坤為易之緼變與通即易  
行乎其中有道器以為体有變通以為用與天下之民共由使之  
利用厚生便是事業

陸庸成曰惟乾坤為易之緼故形上之道即形下之器而有惟易

立乎其中故遂接化裁之變。通非徒數也。數乘道往道與器偕舉措非徒法也。緣法得器緣器正道此聖人之意所以盡也。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聖人立象意固无不盡矣得其意而善用之又存乎其人也。嘗推卦爻所由立而知易不易用矣是故夫象云云。

是故夫象接上文申言象所由立見此象非形下之器乃道之所以待人行也不曰是故夫爻者爻因象而係不得與象並也。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卦象天下之至賾故極賾者存乎盡情偽者也。爻效天下之動故鼓動者存乎盡言者也。

聖人見天下之賾見賾之皆道也。見天下之動見動之皆道也。惟見道于賾而立卦故卦可用以極賾惟見道于動而係詞故詞可用以鼓動。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由是揲尸之時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為七八九六之數也。則存乎卦爻之變為凡四為奇之純雜不同皆陰變陽也。凡八為偶之純雜不同皆陽變陰也。裁之而七八九六分矣。極數

無下節  
六存字皆  
用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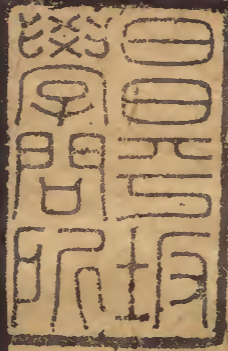
之後因化裁可行之理而推于出入云為之際也則存乎卦爻  
之通為變在于卦必有當動也變在于爻必有可行也推  
之而出入云為利矣然執易以求變通恐用易而未忘乎易也  
若夫不離變亦不滯變行夫通不泥夫通神應而妙明覺而融  
則存乎其人為所謂其人者必沉潛淵默而變通自成且不假  
意言而變通之理油然而孚契此正神而明之者也則存乎德行  
為造理精微履事純熟吾心有自然之變通故卦爻變通不得  
泥也不則成未能也况默哉信未能也况不言哉能由聖人之  
象冥聖人之意耶信乎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極蹟鼓動化裁推行四句俱輕只引起末二句耳蓋變乃聖人所  
裁以盡利者人亦裁此而已通乃聖人所推以盡神者人亦推此  
而已神圓妙不測也明精晰昭融也神明是吾心本體神妙萬物  
何象之圓神无不通何象之拘化裁推行不過吾心之用耳默成  
二句正是神明處无所作為而變通之理渾然完具不假言說而  
變通之理真知无疑德行得于心以為行以德為行涵養深而神  
化備矣所謂知來藏往之人欵說作易終之盡神說用易終之神  
明信乎變化之道一神之所為而已  
程敬承曰默深潛玄邃之謂聲臭俱无之境也默則神完而德全  
故曰默而成之不然稍有洩漏便有虧欠矣信何以不言也人心  
疑則有言不疑而何言為見之真而行之篤得諸心而体諸身不

徒言也。亦不容言也。道還于默而心冥于神。至矣哉。所謂神明其人乎。又曰成變化。猶事擬議。曰默成則併擬議忘之矣。形上之道。渾无形聲。默即道之真體也。默成神之所為如此耳。此章一篇雖雜出。其大旨不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總意**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首言書不盡言。不盡意。欲學者自得于書言之外也。而終之曰神明默成不言而信。則易果非書言所能盡。而人當得意忘言求之身心之外矣。

上係詞共十二章。前六章贊易之道。後六章贊易之用。易之道在造化易之用。在尸卦也。



會通十卷終

